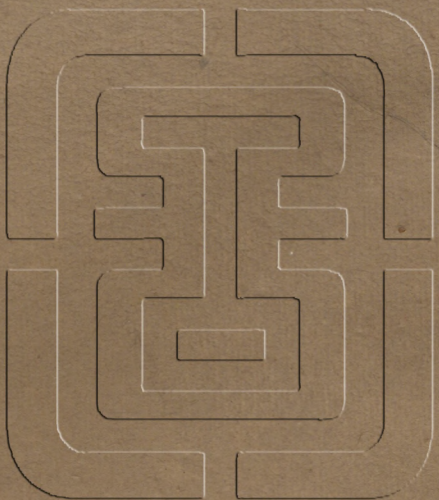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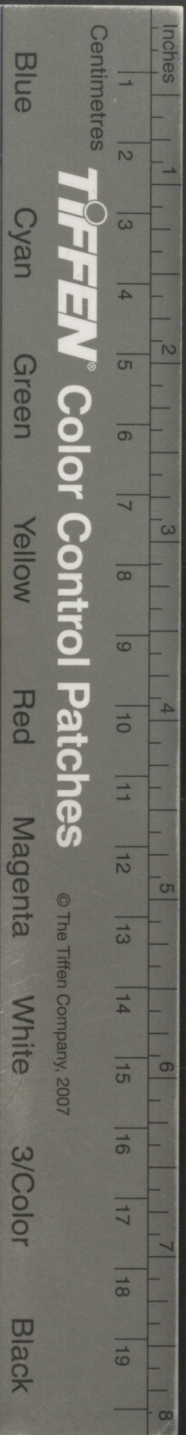


1781



鮎崎亭集

一四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六

論語問口答卷六

餘賦史學政重校

一舉而空

若一貫之發不須

天地一氣而已矣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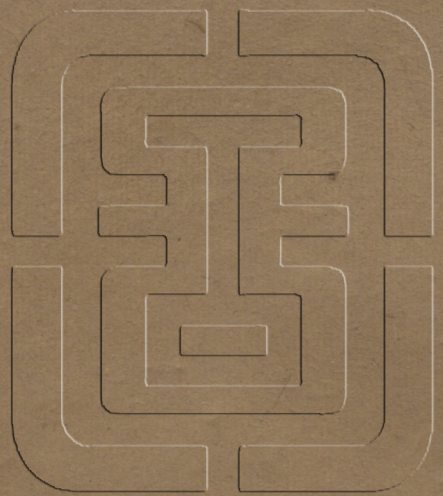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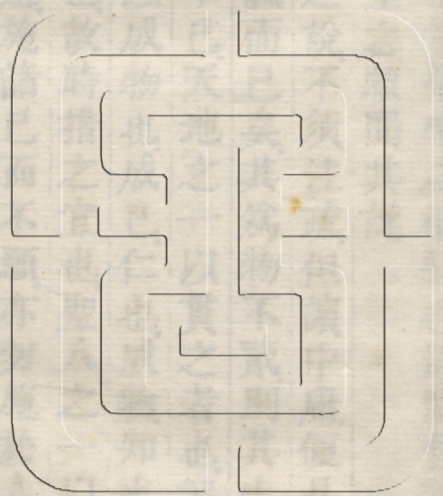
命於穆不已天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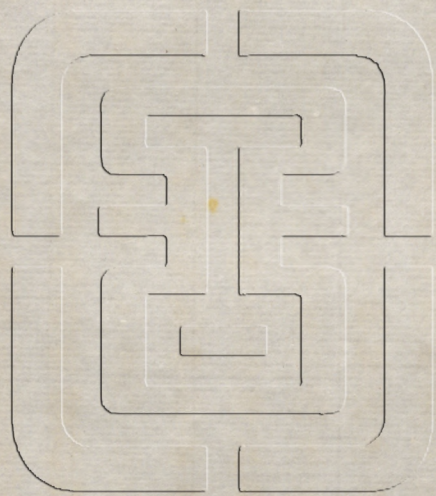
已也所以成物也仁

內之道也故

遠道不遠

之有也其謂聖人不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六

餘姚史夢蛟重校

論語問目答范鵬

問

貫宗旨聖學之樞紐也諸儒舊說牽率甚多先生

一舉而空之願聞其詳

答一貫之說不須注疏但讀中庸便是注疏一者誠也

天地一誠而已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已而
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
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
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一以貫
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唯曾子得聞之

魚土通身 經身問答卷六
次之則子貢而畢竟曾子深信子貢尚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豫者則頗不然子貢之遜於曾子固矣然哀公下劣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卽一以貫之也哀公尚得聞此奧旨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入不如曾子自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問原主乎知然此亦未可以槩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敬也卽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聞此者乎故萬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一本萬殊一實萬分諸儒之說支附葉連其文繁而其理轉晦而不知在中庸已大揭其義也蓋聖人於是未嘗不盡人教之而能知而蹈之者則希惟曾子則大醇而授之子思卒闡其旨以成中庸是三世授受之淵源也誰謂聖人秘其說者是故仲孫何忌問於顏子一言而有益於知顏子答曰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顏子曰莫如恕然則不特孔子以告哀公也會謂七十子不如仲孫乎
問臧文仲居蔡之說古注與朱注異近人多是古注然朱注豈無所見究當安從

答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稅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槩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但臧孫居蔡非私置也蓋世爲魯國守蔡之大夫家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爲一兆武仲一年而爲二兆孺子一年而爲三兆是世官也然則臧孫居蔡何僭之有昔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繁弱者弓也而或以爲卽蔡之別名其說見於陸農師之注明堂位則是蔡一名儂句又一名繁弱其所由來者遠矣故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爲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臧孫恐其笑人不讀左傳與家語也乃若山節藻稅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

居雜記諸篇載之不一而足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稅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所謂媚神以邀福也是固橫渠先生之說而朱子采之者今世之自以爲熟於漢學沾沾焉騰其喙者弗思耳矣錢塘王大令志伊經師之良也雅以愚說爲然

問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是一說考工繪畫之師後素功又是一說古注於論語繪事後素引考工不引禮器其解考工亦引論語至楊文靖公解論語始引禮器而朱

子合而引之。卽以考工之說爲禮器之說。近人多非之。未知作何折衷。

答論語之說。正與禮器相合。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謂有其質而後可文也。何以知之。卽孔子借以解詩而知之。夫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而因之以悟禮。則忠信其素地也。節文度數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豈不了了。若考工所云。則素功。非素地也。謂繪事五采。而素功乃其中之一。蓋施粉之采也。粉易於污。故必俟諸采旣施而加之。是之謂後。然則與論語絕不相蒙。夫巧笑美目。豈亦粉黛諸飾。

中之一乎。抑亦巧笑美目出於人工乎。且巧笑美目。反出於粉黛諸飾之後乎。此其說必不可通者也。而欲參其說於禮。則忠信亦節文之一乎。忠信亦出於人爲乎。且忠信反出節文之後乎。五尺童子。啞然笑矣。龜山知其非也。故別引禮器以釋之。此乃眞注疏也。朱子旣是龜山之說。而仍兼引考工之文。則誤矣。然朱子誤解考工。却不誤解論語。芟此一句。便可釋然。若如古注。則誤解論語矣。朱子之誤。亦有所本。蓋出於鄭宗顏之解考工。宗顏又本之荆公。蓋不知論語與禮器之爲一說。考工之又別爲一說也。若至毛西河喜攻朱子。嘵嘵強詞。是則不足深詰也。

問商正建丑三統歷之明文也。史記歷書索隱則曰商建子是異聞也。古人更無言及此者。然其實一大疑案。願決之。

答索隱曰古歷者謂黃帝調歷以前有上元太初等皆以建寅爲正。謂之孟春。及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爲正。惟黃帝殷周魯並建子爲正。而秦人建亥。漢初因之。至元封七年始仍用周正。索隱此言本之晉書董巴歷議。巴曰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更用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按巴所言乃歷初非歲首也。而索隱則誤解巴語以爲殷亦建子。蓋古人於歲首則有建子建丑建寅之別。謂之三統。而

歷初則非子卽寅。故或卽用歲首爲歷初。如黃帝及周之用子。顓頊及夏之用寅是也。或歷初不同於歲首。如殷是也。唐書一行日度議曰。顓頊歷上元正月辰初合朔。皆直艮維之首。殷歷更以十一月冬至爲上元。此治歷也。三統並用。此明時也。是則歷初歲首分而言之。了然可曉者。曹魏明帝時欲改地正。楊偉議曰。漢太初歷以寅月爲歲首。以子月爲歷初。今改正朔宜以丑月爲歲首。子月爲歷初。是又董巴之言所自出也。蓋三統之中可用丑者以其爲分辰之所紐。所謂斗振天而進。則律始於黃鐘。日違天而退。則度始於星紀。斯丑之所以成統也。若定歷則必以奇數爲始。以一陽則用子。以四

時之首則用寅而丑則無所憑以為部也是亦義之易曉者也索隱乃以歷初即為歲首則失矣漢初承秦用顓頊歷則用寅或曰用殷歷則是用子今索隱曰秦建亥而漢因之則又謬矣秦以亥為歲首不能以亥為歷初也

問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及三十二歲卒則是孔子之六十二歲而哀公之六年也是年孔子厄於陳蔡之間顏淵尚有問答或者即以是年死然孔子尚在陳或曰已反於衛要之不在魯可知矣然則謂顏淵道死則孔子殮之其父何由請車為槨如謂先歸於魯而死則顏路何由越國而請之子且門人厚葬又何由請之孔子

以哀公十一年返魯顏路何由越國而饋祥肉皆可疑也而更有異者伯魚以孔子十九歲生其卒也年五十則是孔子之六十八歲返魯之歲而哀公之十一年也顏淵死於五年之前而曰鯉也死何與王肅謂史記所紀弟子之年世遠難信是已而又以鯉也死為虛設之詞得無謬乎是不可解也先生旁搜遠覽必有以釋後人之疑

答孔門弟子之年史記家語互有不同則王肅以為世遠難信者是也如梁鱣在史記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則曰三十九歲季羔在史記少三十歲家語則曰四十歲言游在史記少四十五歲家語則曰三十五歲樊須

在史記少三十六歲家語則曰四十六歲子賤在史記少三十九歲家語則曰四十九歲今本家語無九字大抵二三四之間多誤蓋古人四字亦用重畫故與二三易混家語後出或疑其非古本多依史記然終亦難定其孰是也故愚疑顏子少孔子四十歲則於鯉也死之言合孔子七十三歲而卒或云七十四或云七十二然則顏淵之死亦與兩楹之夢不遠至王肅以為虛設之詞則其謬了然易見也

問向意顏淵之死後於伯魚而先於子路故子貢曰昔者夫子於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如先生之言則似又後於子路也顏淵死孔子及食其祥肉則

似非即夫子卒之年

答子路卒於孔子七十一歲若以顏子少孔子四十歲計之誠後一年公羊傳於獲麟之年牽連書喪予祝予之慟亦先顏而後仲此不過偶然參錯然要之二子之死相去不遠至孔子以四月巳丑卒即謂七十二亦何必不及見顏淵之祥祭也况安知其非七十三也

問審武子為莊子嗣莊子之卒在成公時則武子未嘗仕於文公之世而朱子為邦有道屬文公閻伯詩陸稼書引左傳謂其時列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如欒武子將中軍而麇如魯乞師鍼為車衣范文子佐中軍而句為公族大夫韓獻子將下軍而無忌為公族大夫季

武子爲司徒而公鉏爲左宰則必武子當文公之世已爲大夫乃毛西河又詆之必欲以朱子爲非幸決之

答朱子謂武子之仕當文公成公之間原非謂武子之爲卿在文公時春秋世卿之子當其父在而有見者不止于百詩所引也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而且居有功陳文子當崔杼時其子無宇已使楚孟獻子當國速已帥師禦齊魏獻子滅羊舌氏用其子戌宋華氏南里之亂正以父子兄弟同朝不睦孟懿子晚年洩將右師凡如此者不可以更僕數也唯是武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祇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優游朝宇未嘗不可要之此等無關大義西河志在攻朱

子必從而爲之辭以騰頰舌此又可以不必詰也

問史記世家謂孔子自大司空爲大司寇攝行相事考之周制司寇乃司空之兼官而司徒卽相也故符子曰孔子爲司徒但魯司空爲孟孫司徒爲季孫孔子何由而代之故或云孔子不過爲小司寇耳不過爲夾谷之相耳原未嘗爲卿原未嘗攝相事史公據傳聞而誤紀之有諸

答史公紀事之失固多獨此一節未可遽非言孔子但當以小司寇仕魯者始於崔靈恩至以夾谷之相當是攝相則係近人毛奇齡之言然皆未詳於春秋之事也春秋諸侯之國並不止三卿宋之六卿尚可曰二王之

後也。晉之六卿尚可曰三軍各有副也。至於鄭之細亦備六卿。雖魯亦然。是故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雖以後不見於傳。然要之非三卿可定矣。且季氏世爲上卿。而武子之嗣爲上卿。在孟獻子既卒之後。武子之請作三軍。叔孫穆子曰。政將及子。以其時。獻子已老也。然則季文子卒。獻子實爲上卿。獻子卒。而武子始代之也。武子既卒。平子嗣卿。而叔孫昭子以三命爲政。昭二年。平子惡其居已上。是昭子實爲上卿。昭子卒。而平子始代之也。然則三桓序次亦非一定而不移者。且魯公族之與三桓共爲卿者。前有臧氏。東門氏。凡五卿。自仲嬰齊卒。而東門氏失卿。武仲出奔。而臧氏失卿。然而又有

叔氏爲卿。則四卿。唯是方能分公室者。則祇三桓。是其中之差別耳。蓋卿不止於三。而軍止於三。三桓掌而有之。故力分公室。如謂魯以三卿止。而三桓之外無卿。則誤矣。若春秋之相。亦復何嘗之有。齊有天子之守國高。而管仲以仲父當國。晉之枋國者。乃中軍。而陽處父以太傅易諸帥。宋則以左右二師長六官。楚則令尹之外有莫敖。是亦幾幾乎如後世三省二府之制。不以一人限之者。故卽以魯言。歷相四君者。季文子。而僖公時則臧文仲。文公時則東門襄仲。宣公時則臧宣叔。成公時則孟獻子。皆與文子同掌國政。然則他國之別立官制者。固不必言。而魯亦非專以司徒一人行相事也。至於

夾谷之相則正孔子為卿之証春秋時所重者莫如相
凡得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是以十二公之中自僖
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文公三年如晉則叔孫莊叔相
十三年如晉則季文子相成公四年如晉亦季文子相
九年會於蒲亦季文子相十年朝王則孟獻子相襄公
四年朝晉亦孟獻子相十年會伐鄭則季武子相二十
八年如楚則叔孫穆子相昭公七年如楚則孟僖子相
哀十七年會於蒙則孟武伯相皆卿也魯之卿非公室
不得任而是時以陽虎諸人之亂孔子遂由庶姓當國
夾谷之會三家方拱手以聽孔子儼然得充其選當時
齊方欲使魯以甲車三百乘從其征行若魯以微者為

相其有不招責言者乎是破格而用之者也且使孔子
不得當國而乃隳三都張公室是乃小臣而妄豫大事
有乖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訓又必非聖人之所出
也蓋必拘牽成說而不博考夫遺文則大司空與相固
當為三家之所據而司寇又當為臧氏之世掌者孔子
將無一官可居不亦昧與

問

侯國三卿司徒為上司馬次之司空為下朱子以解
季孟之間然則齊景公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也又何必
曰季孟之間先生謂春秋列卿次序亦有不拘成格者
請明示之

答是本孔注之說但考春秋之世三卿次第亦無常故

如季文子為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為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司徒為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所云季孟之間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強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敖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穀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

孟氏遜於叔氏及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為亂叔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為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輕之也是則季孟之間之說也

問然則淳于髡謂孟子居三卿之中蔡氏即以司徒三卿解之是耶否耶七國時似無此三卿也

答豈特七國時無三卿十二諸侯時亦多改易如宋以

二王後有六卿。而別置左師右師等官參之。晉則六軍置帥與佐。卽以爲卿。楚則令尹莫敖司馬。而太宰反屬散寮。鄭衛亦不用周制。以齊言之。國高之官無明文。及崔慶則以右相左相當國。何況孟子之世。七國官制尤草草。國策中唯魏曾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証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爲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若蔡氏之言非也。問孔子不答問陳。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而史記系之哀公六年。計自去衛之後。卽如陳已。而如蔡已。而如葉已。而自葉反蔡。復在陳。始有是厄。則與論語不合。信史記。

固不如信論語也。然以陳蔡追隨之弟子考之。游夏之年皆尚未踰十五。則以爲遂在去衛之年。亦難從矣。先生何以定之。

答是在前輩宿儒皆不能定也。推排諸子之年。似當在哀公六年。或者本別爲一章。而其章首有脫文。失去子字。亦未可必所當闕之。

問陳蔡以兵圍子。朱子疑以陳蔡方服於楚。豈有昭王欲用之。而陳蔡敢出此者。故定以爲哀公二年去衛之時。仁山則以爲蔡已兩屬於吳。陳亦非竟臣楚者。或有之。或曰絕糧在先。以兵圍之又一事也。其言誰是。

答朱子是而仁山非也。當時楚正與陳睦。而蔡則已全

屬吳遷於州來與陳遠是所謂如蔡者非新遷之蔡乃故蔡孔子欲如楚故入其地也蔡已非國安得有大夫乎且陳事楚蔡事吳則仇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且哀公六年吳志在滅陳故楚大興師以救之卜戰不吉卜退不吉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即如所云陳蔡大夫圍之使子貢如楚以兵迎始得免是時楚昭在陳何必使子貢如楚而楚果迎孔子信宿可至孔子何以終不得一見楚昭而其所迎之兵中道而聞子西之沮又竟棄孔子而去則皆情理之必無者古史謂孔子曾見楚昭亦無據且楚昭旋卒於陳則孔子又嘗入楚乎故朱子之疑之是也惟

是朱子以為在哀公二年則於游夏之年皆不合故其事似當在六年孔安國注以為陳人被兵絕糧則於情為近乃知陳蔡大夫兵圍之說蓋史記之妄也然安國被兵絕糧之說則是而以為自來適陳即遭此厄則先於哀公二年是又誤矣蓋哀元年吳亦伐陳故安國因之而誤也總之當厄應在六年史記之時之可信者也絕糧則以陳之被兵孔注之事之可信者也參伍求之而其所以不可信者置之可矣若謂絕糧是一次以兵圍又一次則尤屬謬語不足

問齊桓晉文正諱之案已經夫子論定矣而先生謂桓文事亦宜有名為剖析者乞示之

魚... 卷六
三
答聖人去春秋時近所見聞必詳不僅如今日所據止區區三傳也若但以區區三傳則齊桓極有可貶不當以聖人之言遂謂高于晉文此亦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王子頹之亂衛人助逆王室大擾桓公已圖霸前後一十二年讓鄭厲公之討賊納王坐視而不之問又八年天子特賜桓公命請以伐衛桓公乃不得已以兵伐之衛人敢於抗師而桓公不校竟受賂而還曾是一匡天下之方伯而此以視晉文之甫經得國卽討太叔豈不有光於齊十倍故嘗謂齊桓攘楚之功自純門救鄭始親魯之功自落姑始而于是存三亡國首止定世子甯母之拒鄭子華葵之會謝賜胙則守禮讀載書

則束牲浸浸乎賢方伯矣聖人之許之或自其中葉以後否則別有所據要之其初年未可恕也若晉文之才高於齊桓特以暮年返國心迫桑榆又適當楚勢鳴張中原崩潰之日齊桓一死而其子已疊遭楚侮非急有以攘之不可故多方設機械以創之以爲謫誠所難辭而又不久而薨不若齊桓之長年其志未申若使多享遐算其從容糾合示大信於諸侯亦必有可觀者至于請隧召王固是兩大過然正見霸者本色要之晉文之功在討賊齊桓之功在九合不以兵車皆其最大節目至於正謫之間則不過彼善於此


問固天縱之吾丈句讀甚新但果何出幸詳示其所自

答 此本漢應仲遠風俗通亡友史雪汀最賞其說蓋多能本不足言聖亦有聖而不多能者大宰不足以知聖故有此言子貢則本末並到故曰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將聖而又多能也則將字又字俱圓融此突過前入者問 竹垞據漢隸分門人弟子而為二近日李穆堂侍郎本之而吾丈不以為然願聞其說

答 東漢泰山都尉孔佃碑陰既有弟子復有門生歐陽充公以為受業於弟子者為門生也考後漢書賈逵傳顯宗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鄭元傳諸門生相與誤所答弟子問作鄭志則門生之於弟子確然不同但據楊士勛穀梁疏曰門生同門後生則是一

堂之中不過年數輩行畧有區別所稱弟子云者如後世三舍之有齋長而非如充公所云也至經傳所云門人則禮記鄭注以為即弟子而竹垞誤引充公之語欲以為門生之受業于弟子者愚質之檀弓家語以及史記漢書更無一合即論孟言之已多傳會鼓瑟之不敬疾病之為臣安見其為子路弟子也厚葬之請安見其為顏子弟子也一貫之問安見其為曾子弟子也治任之入揖安見其為子貢弟子也以上數條注疏中亦間有如此者不足信祇問交之門人可言子夏弟子但果爾則門人正弟子也何也是章非對孔子而言也家語七十弟子中有懸廩祀典疑為鄔單之訛而闕之今乃據唐廣韻注以為

是門人也。置之私淑之列，不亦妄乎。蓋惟充公之說，本難盡信。故劉孝標世說注，服虔欲治春秋，聞崔烈方集門生講傳，乃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臧榮緒晉史，王褒門人爲縣所役，褒謂令曰：爲門生來送別，是門人可與門生互稱之證也。門人卽弟子，則門生亦非私淑，可以了然。而穀梁疏之言信矣。符垓一時之失，未可宗也。問：坵制在賈公彥儀禮疏中不甚了了，邢叔明爾雅疏差爲得之，而終未能割晰詳審，願質之函丈。

答：坵本有三。爾雅坵謂之坵，古文作，是乃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端也。至許叔重以爲屏牆，則又是一坵。其累土以度物者，又是一坵。而累土度物之坵，又有三。有

兩楹之間之坵，卽明堂位所云反坵出尊，及論語之反坵也。蓋兩君之好用之度爵者，鄉飲酒禮，尊在房戶間，燕禮，尊在東楹之西，至兩君爲好，則必於兩楹之間，而特置坵以反之。有堂下之坵，乃明堂所云崇坵也。蓋用之度圭者，何以知度圭之坵在堂下。覲禮，侯氏入門奠圭，則在堂下矣。惟在堂下，故稍崇之。有房中之坵，卽內則閣食之制也。士於坵，康成謂士與不得作閣，但於房中爲坵以度食也。然則同一累土之坵，而度爵度圭，尊者用之度食，則卑者用之，方密之曰：凡累土度物者，皆得曰坵是也。堂隅之坵，亦有二。士虞禮，苴茅之制，僎於西坵，士冠禮，執冠者待於西坵南，蓋近於奧者，故謂之

魚土... 卷六
西坵既夕記設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坵是近於窆者則東坵也至屏牆之坵亦曰反坵而其義又不同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坵是也是乃以外向爲反黃東發曰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牆之例是正所謂屏牆也蓋反坵與出尊相連是反爵反坵與臺門旅樹相連是屏牆之反向於外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夫宮室之僭論語所云乃燕會之僭而東發疑論語之反坵與上塞門相連恐皆是宮室之事不當以坵之反爲爵之反則又不然蓋反坵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合禮各有當不必以郊特牲之反坵強并於論語之反坵也賈氏不知坵有三者之分又不知累土之坵亦有三者而漫以爲累土

之坵爲專在廟中則既謬矣又誤以豐爲坵不知豐用木坵用土豐形如豆故字從豆坵以土故字從土不可合而爲一也至周書既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坵注以四阿爲外向之室則反坵者亦屏牆也再考廣韻則葬埋之禮不備而攢塗權厝亦謂之坵是又在諸經之外者蓋亦取於累土之意

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事皆不見左傳故先生以爲傳聞之詞但子文之仕與已畢竟當有可考又謂子文自可以言忠而文子并不可以言清此其中必有至理非僅考據而已願聞其說

答三仕三已當時又多以爲孫叔敖事一見於史記孫

叔敖傳再見於鄒陽傳而子文事亦見國語故知其爲傳聞之難信者然孫叔實一爲令尹而已而子文亦未嘗三爲令尹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爲呂臣繼之子玉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先生以爲子玉之後者誤也子玉上死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尚可以言忠然則子文爲令尹者再其初以讓人其後卒於位原無所謂罷黜也乃必欲求合於三仕之說因謂子玉爲呂臣子玉上之間

子文或曾以太宰執政而代其缺不知楚之執政令尹而下唯司馬又有莫敖其下則左尹右尹左右司馬而太宰尚亞之非執政子文並未罷黜不至降爲太宰仁山何所據而定之且春秋之世國老致政仍得與聞大事如知罃之稟韓厥子產之奉子皮葉公之退居於葉亦然然則子文不爲令尹其班資更在令尹之上故圍宋之役子文先治兵而後子玉再治兵其証也仁山在宋儒中考古最精而於此事則失之要之子文治楚其功最大楚之功臣莫能先之惟誤用子玉是一失着及再起時左傳雖不載其事然時值晉霸之衰楚勢甚盛蓋亦多出其力特不知大義故不可以爲仁而於楚則

自是宗臣也。至若陳文子之本末，則大不可問。崔杼弑君，文子實早知之。見於左傳，是時崔慶雖強，然文子亦甚爲莊公所用。父子皆被任使，而文子陰陽其間，與聞弑逆之謀，絕無一言。坐待禍作，無論其出奔之事，不知果否，卽有之，而不久遽返，仍比肩崔慶之間，覲其亡而竊政，可謂清者乎？其後此父子相商，得慶氏之木百車，而戒以慎守。何清之有？是又絕不可與遽伯玉之出近關者同語也。蓋陳之亡也，成於桓子，而肇基者文子。熟看左氏踪跡，自見誅其心，直不可謂之清，而聖人第就子張所問而論之，不及其他。忠厚論人之法也。若論世者，又不可以爲其所欺也。

問 中牟之地，見於左傳，見於論語，見於史記，漢志，水經，而卒無定在，乞示之。

答

中牟有二，其一爲晉之中牟，三卿未分晉時已屬趙，其一爲鄭之中牟，三卿旣分晉後，鄭附於韓，當屬韓。臣瓚以爲屬魏者非也。左傳所云中牟，晉之中牟也。卽史記趙氏所都也。漢志所云中牟，則鄭之中牟也。而班氏誤以趙都當之，故臣瓚詰其非，以爲趙都當在漯水之上。杜預亦以滎陽之中牟回遠，非趙都。其說本了然。道元強護班志，謂魏徙大梁，趙之南界，至於浮水，無妨兼有鄭之中牟。不知終七國之世，趙地不至滎陽，而獻子定都時，魏人未徙大梁，則其說之妄，不待深究。且鄭之

中牟並不與浮水接其謬甚矣惟是臣瓚以爲趙之中牟當在漯水之上則孔穎達亦闕之以爲不知何所案據小司馬但言當在河北而終不能明指其地張守節則以湯陰之中牟山當之按左傳趙鞅伐衛遂圍中牟是正佛肸據邑以叛之時則晉之中牟與衛接其地當在夷儀五鹿左右顧祖禹曰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所謂河北之中牟也按湯陰縣有中牟山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平陽魏氏之安邑是也趙氏之所重在晉陽而都在中牟則其險亦可知不知何以自是而後中牟之名絕不見于史傳鄭之中牟至漢始得名其前乎此絕不聞有中牟之名班志不審而誤綴之酈注亦強

主之僕校水經渠水篇始畧爲疏証而得之

趙氏分國其險固自在晉陽而富盛則數邯鄲至於控扼河北則中牟亦一都會蓋有漳水之固與鄴相連河北之險莫如鄴次之卽中牟是要地也須知古人定都之所必非草草也

管子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衛諸夏嘗考此三邑者皆狄人所以窺中夏之路是時狄患方殷故桓公築此三邑以爲扞城晉衛二國皆以此禦狄也

三卿分晉魏得鄴全有漳水之險故其後趙以中牟予魏易其浮水之地取其地界相連也國策樓緩以中牟反入梁史記趙悼襄王元年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

成則又嘗歸趙及末年魏人以鄴予趙中牟之復歸于趙不待言矣

問謝文節公壘山謂武王之立祿父仍使之爲殷王盡有商畿內之地與周並立而命三叔以監之其位號如故也斯興滅繼絕之心故伯夷雖采薇西山見周之能悔過遷善雖死無怨而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武庚既死始降王而爲公以封微子故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壘山自言此說得之韓澗泉之論語解其說甚新未知如何

是說也穆堂閣學最賞之以爲足徵千古之謬然愚未敢以爲然澗泉之書今不傳若壘山之取之則固有

爲言之不必深校其事之果然與否也民無二王使武王果不欲絕殷命何不立微子而已仍以西伯事之乎向亦嘗以是言正之閩學以爲此等皆新說不可解經也

問鄭東谷謂孔子教孟孫以無違謂無違僖子之命而學禮也斯近世毛西河之說所自出疑亦可從

答朱子之說自屬是時凡爲大夫者之明戒其義該備東谷之說亦可從但校狹耳

問鄭東谷曰塞門反坫必桓公以管仲有大功而賜以邦君之禮舉國之人皆以爲仲所當得而仲亦晏然受之所以特名其器之小不然仲方以禮信正桓公豈自

爲是乎

答東谷之言甚工。然亦未必伯者君臣大抵守禮於外，犯禮於內。桓公受胙，不以王止其拜而必下拜禮也。庭燎之事則居然行之矣。管仲辭王上卿之燕禮也。塞門等事則居然行之矣。果守禮則雖君強賜之亦不受也。問水火吾見蹈而死，未見蹈仁而死。東谷以爲畏仁甚於畏水火，如何。

答集注之說自民非水火不生活來。東谷之說自避水火來。東谷似直捷然。集注不欲薄待斯民，則勝矣。蓋古注馬融之說。集注所本。王弼之說。東谷所本。問微子去之。東谷以爲去而之其國也。是否。

答微子先抱祭器歸周之說自妄。東谷說是也。其後武王克殷，微子來見，復其位，亦卽復其所封微國之位。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徐閻公不知復位之卽爲復其微國，故疑以爲微子若與武庚同在故都，安得武庚反時絕無異同之迹，而因以爲未嘗有來歸復位之事，則又非也。微在東平之壽張，春秋時屬魯，所謂郟也。水經載有微子之冢。微子兄弟終身不稱宋公，而微子反葬於其先王所封之地，其忠盛矣。

問冉子爲子華之母請粟，或以爲伯牛，蓋以尸子數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此其證也。然否。

答是屈翁山之言也。所引尸子雖佳，然檀弓伯高之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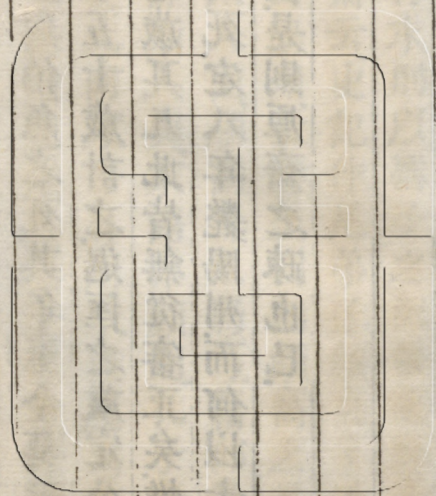
孔氏使者未至，冉求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以爲是事之證，則無以定其爲伯牛也。論語稱子者，自曾閔有三子外，惟冉求則以稱子之例校之，終未必是伯牛也。

問王厚齋云：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豈卽斯人與？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過匡，顏刻爲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爲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強名，無足怪也。先生昨數七十二弟子卒於夫子之前者，何以不及顏高？是必有說。

答厚齋先生考古最覈，獨是條稍不審。按孔門之顏高，

少孔子五十歲，見於家語。然則生於定公之八年，陽州之役，蓋別是一顏高也。獨是史記家語之年亦多不可信者。亞聖與伯魚之死，其年至今莫能定，況其餘乎？若以少孔子五十歲計之，過匡之歲，定公之十四年也。顏高亦止七歲耳。凡此皆無從審正矣。惟是不問其生之年，但以其死定八年斃陽州，而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以過匡，是則厚齋之疎也已。

經史問答卷六終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七

餘姚史夢蛟重校

大學中庸孟子問目答盧鎬

附爾雅

問 其次致曲謂善端發見之偏者先儒謂至誠所發亦只是曲但無待於致耳其說然否

答 此朱子之說也而寔未合至誠未嘗無所致但所致者非曲蓋至誠得天最厚未發則渾然天命之中中豈可以謂之曲已發則油然而率性之和和豈可以謂之曲故至誠雖未嘗廢人事而致中也非致曲也致和也非致曲也其次未能合乎中和之全量則必用功於所發以溯其所存故其中之所存既有偏而其和之所發亦有偏則謂之曲若至誠之所發可以謂之端不可以謂

之曲朱子遂以曲字當端字是未定之說也觀其章句曰善端發見之偏則亦不竟以端目之矣故愚謂致曲者即其次之所以致和也蓋致中之功難以遽施則必先致和然必先致曲而後能致和致和而漸進於致中斯其次復性之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

問七十二家格物之說令末學窮老絕氣不能盡舉其異同至於以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此說最明了蓋物有本末先其本則不逐其末後其末則亦不遺其末可謂盡善之說而陸清獻公非之何也

答以其為王心齋之說也心齋非朱學故言朱學者詆之

知元儒黎立武早言之黎之學私淑於謝良齋謝與朱子同時而其學出於郭兼山則是亦程門之緒言也朱子或問雖未嘗直指為物有本末之物然其曰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外而至於人遠而至於物極其大則天地古今之變盡於小則一塵一息是即所謂身以內之物曰心意曰知身以外之物曰家曰國曰天下也蓋語物而返身至於心意知即身而推至於家國天下更何一物之遺者而况先格其本後格其末則自無馳心荒遠與夫一切玩物喪志之病程

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其義已交相發而但以
一物不知爲恥者適成其爲陶宏景之說也故心齋論
學未必皆醇而其言格物則最不可易戴山先生亦主
之清獻之不以爲然特門戶之見耳總之格物之學論
語皆詳之卽以讀詩言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格物之學在身心者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格物之學
及於家國天下者事父事君格物之大者多識於鳥獸
草木格物之小者夫程子謂一草一木亦所當格後儒
議之而陽明以格竹子七日致病矣然不知多識亦聖
人之教也蓋聖人又嘗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矣又曰
不知爲不知矣程子亦嘗有曰不必盡窮天下之物矣

叅而觀之則草木鳥獸之畱心正非屑屑於無物之不
知而如陽明所云也是則格物之說可互觀而不得也
問禮云昭穆以序長幼則是序昭穆時已序齒矣蓋昭
與昭齒未有不序及羣昭之長幼而溷列之者穆與穆
齒未有不序及羣穆之長幼而溷列之者然則又何以
更待燕毛也蔡文成謂序昭穆時必亦序爵其說雖於
禮無所徵然容有之蓋序昭穆而又序爵則又不能盡
序齒者故直至燕毛而後得序之然否

答善哉問也序昭穆則卽序齒而其中義例尚多故不
能純乎序齒文成於三禮之學未深故語焉而不詳蓋
序昭穆非漫取昭穆而序之必先序宗法假如伯禽以

周公之後稱大宗蔡衛以下俱屬焉諸國之子孫雖有長於魯者弗敢先也其何以序齒又必序族屬之遠近假如太王之昭再傳其與文王之昭兄弟也文王之昭再傳其與成王之昭兄弟也然而各有一族則各爲一列近者先遠者後祭統所謂親疎之殺是也其何以序齒兼以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則畿內之公卿大夫士序於五服公侯伯子男之上是宰周公雖係周公之支屬而反序於魯君之上其何以序齒是皆文成所未及也然則序昭穆之中其條目極多故必別有序齒之法向來無人理會及此

問西河謂燕毛亦兼異姓殊爲異聞然否

答是妄言也蓋誤讀祭統而爲此說祭統尸飲五而後君以瑤爵獻卿尸飲七而後君以玉爵獻大夫尸飲九而後君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是乃九獻時賜爵之禮注疏家謂本主序爵爵同則序齒是固兼有異姓然所及止於內諸侯而外諸侯不與焉由是加爵既畢則行旅酬外諸侯亦豫矣然而皆兼有異姓則總之非燕私之禮也直至既徹而後異姓之賓退則歸之俎同姓則燕其說明見楚茨之詩

問朱子謂序齒之中擇一人爲上座不與衆齒然否

答朱子之學極博其說必有所出今攷之不得是必齒最長而德與爵又最尊者前惟召公畢公後惟衛之武

公足以當之不然恐亦不過依齒為序而已

問天下國家可均謝石林觀察之說甚佳然則朱子竟

以平治二字詰之得無過與

答均字亦只得詰為平治要之平治自有分際管仲之

分四鄉頒軍令是用強國子產之正封洫定廬井是用

弱國俱說不到時雍於變地位故但曰可均朱子亦未

嘗說到平治極處

問身有所忿懣諸語吳季子薛敬軒之說先生皆以為

未盡願詳示一通以入講錄

答是章乃誠意以後觀心之功而諸儒言之皆淺謂有

所忿懣則必有不當怒而怒者有所恐懼則必有不必

畏而畏者薛敬軒亦云然夫不遷怒亦是難事然進而

上之則雖所當怒而疾之已甚雖所當畏而過有戒心

便是不得其正必須補此一層於義始完吳季子之說

更粗其謂好樂不得其正如好貨好色樂驕樂樂佚游

憂患不得其正如憂貧患得患失此豈是誠意以後節

目蓋本屬可好可樂之事而嗜之過專則溺本屬當憂

當懼之事而慮之太深則困如此方是官街上錯路也

問大學楚書本無專指故康成注引春秋外傳楚語王

孫圍事復引新序昭奚恤事以並証之朱子但指楚語

必有意而方朴山以為非未知誰是

答朱子之去取是也新序說苑並出劉向之手然最譌

謬大抵道聽塗說移東就西其於時代人地俱所不考嘗謂古今稱善校書者莫如向然其實粗疏不足依據卽如此條明是蹈襲王孫圉之事而稍改其面目然又舛錯四出夫昭奚恤乃春秋以後人以國策史記考之大抵當楚宣王時而是條所指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則昭王時人若司馬子反則共王時人至大宗子敖則其人從無所見乃昭奚恤皆與之同班列其妄甚矣况昭氏出於昭王今乃得與昭王之祖共王之臣比肩是則真妄人所造也又參之章懷後漢李膺傳注所引大宗作大宰子敖作子方而太宰子方在春秋之世亦無其人及觀李固傳所上疏曰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

陳列名臣秦使懼然爲之罷兵則又笑曰劉向以王孫圉之事移之昭奚恤而此又以昭奚恤之事還之王孫圉真所謂展轉傳譌者試令攻朱子之徒博考而平心以質之將何說以處此新序說苑之誤不可勝詰其顯然者晉文公與欒武子同時晉平公與舅犯同時晉靈公與荀息同時介之推與孔子同時楚共王與申侯同時楚屈建與石乞同時而樂王鮒亦與葉公同時又甚者以城濮之師屬之楚平王乃攻朱子者欲奉此以爲異聞疏矣

問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注文子司馬子期之子而不見於內傳不知卽淮南所云魯陽文子否所謂

梁者何地

答是時有三梁曰少梁曰大梁皆非楚地曰南梁則惠王之所與也內傳所謂襲梁及霍卽其地也酈道元曰春秋周小邑也於戰國爲南梁蓋周之南楚之北也其地尚有魯公陂魯公水又謂之陽人聚秦遷東周君之地然則本周地是時已入楚但淮南所稱魯陽文子與韓戰麾戈挽日是時安得有韓諸子故多誕妄不足信也子期之子見于內傳者二曰寬曰平

問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朱子謂義無氣則餒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朱子謂氣無義則餒呂忠公大愚不然其說而朱子力闢之然考之程子則無是餒也便

是氣無義以爲配則餒故必有事於集義是卽忠公之說也何以朱子不從也如程呂則上下文本一氣如朱子則是兩扇義無氣則餒是別有養氣之功氣無義則餒是雖善養而仍須集義得無失之支乎願求明教

答程呂之言是也自有生之初而言氣本義之所融結而成渾然十物並無事於言配也有生之後不能無害則義漸與氣漓而爲二故必有事於義使之與氣相配是以人合天之說也配義則直養而無害矣苟無是義便無是氣安能免於餒然配義之功在集義集者聚於心以待其氣之生也曰生則知所謂配者非合而有助之謂也蓋氤氳而化之謂也不能集而生之而以襲而

取之則是外之也。襲則偶有合，仍有不合，而不謙於心，氣與義不相配，仍不免於餒矣。本自了然，不知朱子何以別爲一說，以爲必別有養氣之功，而後能配義。不然，則義餒又必有集義之功，而後能養氣。不然，則氣餒是萬不可通者也。故三原王端毅公石渠意見非之。梨洲先生亦非之。

問孔子之拜陽虎。孟子援大夫有賜於士之文釋之。朱子謂陽虎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先儒疑焉。或謂陽虎當時枋政，雖陪臣而儼以大夫自居，聖人亦遜以應之。夫歌雍反坫，臺門旅樹，在當時之僭妄固不足怪。况陽虎當逆節未萌時，已欲以璵璠璽季孫，不顧改玉之嫌。

則其枋國亦又何所忌憚。但陽虎卽以此來，要之聖人必無誣身避禍。如陳仲弓之於張讓者，非天子無所稽首。孟武伯且知之，豈孔子而反有愧焉。或以周禮除士大夫卽正卿外，尚有小司徒、小司馬、諸大夫，而左氏有邑大夫、家大夫、屬大夫，論語有臣大夫、西河毛氏之說，以曲解陽虎之可稱大夫。然小宰以下諸官，乃副貳而非家臣，又皆以公族居之。如臧孫氏、施氏、子服氏之流，若家大夫、邑大夫輩，則雖冒大夫之名，而實則士，故必冠之曰家曰邑。又安得援大夫之例以臨士，而士亦竟俛首以大夫之禮答之者，敢問所安。

前說本漳浦蔡氏，後說本蕭山毛氏，皆非也。嘗考小

戴禮玉藻篇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尚何事暇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而乃謂其所行者為大夫之故事則不惟誣孔子亦并冤陽虎也或曰然則孟子非與曰孟子七篇所引尚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十之八九古人援引文字不必屑屑章句而孟子為甚乃至汝漢淮泗之水道亦悞舉之則此節禮文或隨舉而偶遺所以有失要之孔子所行者是玉藻非如孟子所云也若孟子卜文謂陽貨先焉得不見亦未能發明孔子之意蓋使

陽貨以大夫之禮來雖先不見也孟子才高於此等不無疏畧耳曾記明徐伯魯禮記集註中微及此意而未盡愚故為之暢其說

問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邠卿謂周公以管叔為弟管叔以周公為兄而朱子更之如邠卿則似於孟子之文不順但先生曰周公自是文王第四子請言其詳

答 太史公以周公為行在第四是管叔之弟賈逵以為行在第七則并是蔡霍二叔之弟邠卿以為行在第三則是管叔之兄賈逵所據蓋左傳富辰所次文昭之序但富辰之言似是錯舉非有先後如謂實有先後則畢公在十亂之中毛叔亦奉牧野明水之役而均少於康

叔聃季萬不可信况如富辰之序是蔡邴霍皆周公兄
臯鼫之盟魯衛均在但聞蔡爭長於衛何以不聞爭長
於魯是又了然者也然則賈逵之說不問而知其非若
史公之與邠卿諒必各有所據然史公與孟子合朱子
所以從之而荀子亦以管叔爲兄則邠卿恐非矣

問漢書古今人表以顏濁鄒爲顏涿聚而孫疏以顏讐
由爲顏濁鄒其說誰是

答濁鄒子路妻兄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疑其與孟子
不合其實無所爲不合也孔叢子言讐由善事親其後
有非罪之執子路哀金以贖之或疑其私于所昵而孔
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有證是讐由卽濁鄒孫疏之言

是也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讐由則讐由之賢亞於伯
玉因東道之誼而列於門墻固其宜也至涿聚則齊人
也呂覽言其少爲梁父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爲名
士亦見莊子然則於衛之讐由無豫矣涿聚死事於齊
見左傳犁邱之役然則顏涿聚者顏庚也非濁鄒也張
守節附會以字音更不足信

問梨洲黃氏謂夷羿篡逆之罪滔天何暇屑屑校其師
弟之罪况有窮死於寒浞非逢蒙也蓋古司射之官多
名羿逢蒙所殺別是一人非夷羿然否

答孟子不過就所傳聞論之不必及其篡弑也古司射
之官多名羿誠有此說然謂有窮死於寒浞以是知其

非逢蒙則又不然王逸注楚辭曰羿田將歸寒促使逢蒙射殺之非明證與左傳曰寒浞使家衆蓋亦指逢蒙也况後世如王莽司馬昭劉裕之徒豈必手自操刃者此等皆所謂無關大義不足深攷者黃氏之學極博是言蓋本之吳斗南然亦有好爲立異之失不可不知也問孟子弟子宋政和中以程振之請贈爵一十八人皆本趙注孫疏乃滕更明有在門之文卽趙注亦曰學於孟子而祀典遺之朱子僅取一十三人又去其五願聞其說

答樂正子萬章公孫丑孟仲子陳臻充虞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邱蒙屋廬子桃應趙注孫疏朱注所同也

季孫子叔高子趙注孫疏所同而朱注不以為然浩生不害益成括本不見於趙注但見於孫疏而朱注亦不以為然朱注之去取是也季孫子叔本非是時人以爲季孫聞孟子之辭萬鍾而異之子叔亦從而疑之趙注之謬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相傳明世中曾經罷祀而今孟廟仍列之殆沿而未正與以高子爲弟子蓋以山徑茅塞之語似乎師戒其弟故以爲學他術而不終然小弁之言孟子稱之爲叟則非弟子矣經典序錄有高行子乃子夏之弟子厚齋王氏謂卽高子則亦恐非弟子矣告子名不害趙注以爲嘗學於孟子者若浩生不害則趙注本曰齊人未嘗以爲告子孫疏疑以爲告子而

浩生其字不害其名夫浩生不害固非告子即告子亦恐非孟氏弟子孫疏特漫言之不知祀典何以竟合為一是則謬之尤者至益成括則在孫疏亦但言其欲學於孟子非質言其為及門也元吳萊作孟氏弟子列傳一十九人則似仍政和祀典之目而增之以滕更其增之可也仍列此五人者則泥古之過也今孟廟且以子叔為子叔疑則是據朱注而增趙注又謬中之謬也

問然則先生以告子為公孫龍子之師者何據

答是東萊先生之說而厚齋引入漢書藝文志疏證者也蓋以其白羽白雪白玉白人白馬之問答也孟子殆以其矛刺其盾也

問告子名不害見趙注厚齋又曰告子名勝誰是

答告子名不害亦見國策注而文選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為字也

問事親從兄之道孟子以括仁義知禮樂五德朱子於禮則曰節之密於樂則曰樂之深似原未嘗以制作之禮樂言之故蔡文成公謂足蹈手舞不必泥在樂字說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先生以為不然何也

答蔡氏之說蓋求合乎朱子不知其不合於孟子古來聖人言語中極言孝弟之量者始於孔子其論大舜推原其大德受命之由本於大孝其論武周推極於郊社禘嘗之禮樂以為達孝曾子申之以上老老民興孝上

長長民興弟爲平天下之大道。有子申之。以孝弟則犯亂不作。爲仁之本。其言之廣狹各有所當。而義則一。而最發明之者爲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曰。達之天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尤暢其說。於是章。綜羅五德。至於制禮作樂之實。不外乎此。河間獻王采樂記。亦引孔子之言。以爲宗祀明堂。所以教孝。享三老五更於太學。冕而總干。執鬯執爵。所以教弟。皆是章之疏證也。如此解節文。解手足舞蹈。方有實地。文成以爲舞蹈。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則是不過布衣野人之孝弟耳。孟子意中却不然。豈必究其極而言之。而後見孝弟之無所不包。若夫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一身一家

之中。手足舞蹈之樂亦自在。而究未可以言禮樂之全量。是愚說足以包文成之說也。文成之說未足以包愚說也。况朱子亦未嘗謂禮樂祇就虛說也。

問先生之說令人豁然。乃知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然非聖人在天子之位者。其於禮樂之實。總未能盡。故事親如曾子。孟子亦祇曰可也。然否。

答孝弟之量原未易造其極。故古今以來。所稱孝弟。不過至知而弗去一層。其於禮樂二層皆未到。便到得知而弗去一層。已是大難。假如尹伯奇履霜之操。尹伯封彼忝之詩。天然兄弟。兄則事親。弟則從兄。皆是賢者。然吉甫非竟頑父也。不能化而順之。終是本領不到。其餘

如申生。急于壽子。司馬牛。匡章。皆值父兄之變。甚者以身爲殉。不然者。棄家蕉萃。以終其身。其志節可哀。而使聖人處之。其節文之處。自有中道。諸君恐尚多未盡善處。是其於禮之實。尚待擬議。况樂乎。彼其繁寃悲怨。足以感動天地。然不足以語樂而生。生而至於舞蹈也。是非大舜不能也。故孟子下章。卽及舜之事親。而天下化。蓋以類及之也。其安常履順。而極其盛。則武周矣。周公於管蔡之難。非不值其變也。然其成文武之德者。大破斧缺斨之恫。不足以玷其麟趾。騶虞之仁也。是則禮樂之極隆者也。然則曾子固尚未造乎此。

問然則無位者之孝弟。至於曾閔。尚未足盡禮樂之實。

耶。則三代以下。竟無足語此者矣。

答曾閔亦自是造得九分矣。曾子以哲爲之父。處其常。閔子乃處其變。然閔子竟能化其父母。大是不易。到此便是足蹈手舞地位。曾子之養志。便是惡可已。但校之聖人。或尚少差耳。

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卽汝陽。其說果何所據。

答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

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嘗與許，嘗亦有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羸縣。桓三年，公會齊侯於羸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卽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來山，又南流逕陽關，卽左氏襄十七年逆臧孫之地。又南逕博縣，卽左氏哀十

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逕龍鄉，卽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南逕梁父縣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過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爲下謹，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郕，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按左氏鄆，謹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卽南陽乎。故慎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問 爲諸侯憂，朱子以爲附庸之君，縣邑之長，古注以爲

列國諸侯。梨洲黃氏主古注。若據本文。原不屬天子言。則與上節之爲諸侯度不同。似當以朱子爲是。

答古注之說。校勝。試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輟宣仲謂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屣履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爲黃池之會。過宋。欲殺其丈夫。囚其婦人。霸者之世。役小役弱。不可勝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朱子以附庸之君言之。則亦是列國諸侯之小者。其義可互備也。况春秋之晚。雖魯亦困於征輸。願降而與邾滕爲伍。而杞至自貶爲子。則其與附庸之君。相去不遠。愚故謂古注亦不甚異於朱子也。

問社稷變置之說。邠卿但云毀社稷而更置之。則非更

其神也。故朱子謂毀其壇壝而更置之。則與國君之變置不同。孫疏曰。更立社稷之有功於民者。其說異于本注。梨洲黃氏主之。當何所從。

答當以孫疏爲是。蓋古人之加罰于社稷有三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乃暫停其祭。是罰之輕者。又甚。則遷其壇壝之地。罰稍重矣。又甚。則更其配食之神。罰最重。然亦未嘗輕舉此禮。蓋變置至神示所關重大。故自湯而後。罕有行者。嘗謂國家之于水旱。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于是有恆雨恆暘之咎。原不應於社稷之神。是咎且亦安知社稷之神。不將大有所懲劓于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

命之不常。天之難謀。而吾乃茫然於其警戒之所在。反以其跋扈之氣。責報于天。文過于已。是取滅亡之道也。乃若聖王。則有之。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配。而其自反者。已極盡而無憾。故湯之易稷是也。夫天人一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為溺職。雖黜之非過矣。然其所黜者。乃配食之神。而非其正神也。其正神則無從易也。蓋先王所以設為配食之禮。非但為報始已也。正以天神地祇。飛揚飄蕩。昭格為難。必藉人鬼之素有功于此者。通其志氣。是故大之則為五方。之有五帝。而其下莫不有之。社以勾龍。稷以柱與棄。是也。故梨洲謂郊祀配天。固是尊其祖父。而亦因其祖父之功德之大。足

以與天相通。藉以達其感孚昭格之忱。此實有至理精意焉。然則社稷不能止水旱。又何咎之辭。但是可為賢主道。而不可為慢神之主道也。魯穆公暴巫焚尪。縣子尚以為不可。况其進于此者。故孫疏變置之說是也。而未可輕言之也。北夢瑣言載潭州馬希聲以旱閉南嶽廟事。可為慢神之戒。

問 厚齋援唐人李陽冰之說。以証朱注。則似變置反。以報社稷者。似非孟子所謂變置也。其說如何。

答 厚齋所引陽冰之事。得其半。失其半。按陽冰令緡雲。大旱告于城隍之神。五日不雨。焚其廟。此乃行古禮也。及期。雨合。霑足。陽冰乃與耆老吏民。自西谷遷廟于山。

巔以答神休。此蓋因前此焚廟之禱，嫌其得罪于神而更新之，不爲罰而爲報，是亦變通古禮而得之者。厚齋于其未雨以前之事不序，則不足以証更置之罰矣。陳后山曰：句容有盜，遷社稷而盜止，是則足以証朱注者。問：漢人以禹易社之配，宋人以契易稷之配，豈亦因水旱而有更置耶？其說安在？

答：是則妄作也。以禹配社，猶可以契則謬矣。商先公之有功水土者有冥，然可以配社，不可以配稷。

問：左氏昭十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蕤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夫斬木，蓋亦變置之意也。而子產以爲

非是，其說與孟子異。先生以爲若何？

答：斬木其實是古禮，卽變置之意也。子產以爲非者，卽愚所謂未可輕言之意。須知古人于此自有斟酌。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通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蔑絕明祀自任者。

問：陳仲子之生平，孟子極口詆之，國策中趙后亦詆之。厚齋王氏則又稱之，其說誰是？

答：厚齋先生之信是也。仲子若生春秋之世，便是長沮桀溺荷蕢荷蓑，楚狂晨門一流。然諸人遇孔子，則孔子欲化之。仲子遇孟子，則孟子力詆之，便是聖賢分際不同。須知仲子辭三公而灌園，豈是易事？孟子是用世者。

乃伊尹之任一路上人故七篇之中不甚及隱士逸民較之孔子之惓惓沮溺一輩稍遜之矣平情論之若如孟子之譏仲子以母不食以兄不食直是不孝不弟然仲子豈真不食於母不過不食於兄其兄之蓋祿萬鍾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諒亦未必盡得於義故仲子子然長往但觀其他日之歸則於寢門之敬亦未嘗竟絕孟子責之過深矣故厚齋謂其清風遠韻視末世徇利苟得之徒如腐鼠乃公允之論若趙后何足以知此彼弟生於七國之時所謂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士不特目未之見抑亦耳未之聞而以爲帥民出於無用亦豈知隱士逸民之有補于末俗正在無用中得之也愚非

敢學先儒之疑孟亦因都講之問欲持其論之平耳

問宰我不死於舒州之難先正辨之已悉野處洪文敏

公據賢於堯舜之語以爲當在孔子身後閻潛邱極稱之而吾丈以爲不然何也

答謂宰我死於舒州之難亦不害其爲賢者蓋考呂覽說苑則是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恆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耳其死較子路似反過之史記誤以爲陳恆之黨故曰孔子恥之而索隱又以爲闕止之訛則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往有之晉有二士句魯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并同姓矣何必舒州之難死者不可有二宰我乎蓋但當知宰我之所以死不必恥則不必謹若以賢於

堯舜之語為弟子稱頌其師必當在身後是則野人之言也孔子之卒高弟蓋多不在如閔子仲弓漆雕開皆絕不見疑其已卒而三年治任入揖子貢則是子貢之年最長其長于子貢而尚在者惟高柴以哀十七年尚見於蒙之會又再有亦尚仕季氏蓋皆以居官不在廬墓之列宰我於史記家語不載其年雖未知其長於子貢與否然此後並無宰我出處踪跡則先死又何疑要之此等事去古遠無足深考潛邱之言多見其迂

問孟子在宋或以為辟公時吳禮部據孟子稱之為王以為康王偃也康王之暴孟子何以肯見之故亦有以為辟公者然恐以禮部之言為是

答潛邱謂孟子去齊適宋當周慎靚王之三十年正康王改元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滕而已雖曾游宋而於康王無問答則不足以定其見與否也然所以游宋則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如盈之如不勝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斯孟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鎰之餽也謂孟子在辟公時游宋蓋是鮑彪其考古最疏畧

問章子之事見於國策姚氏引春秋後語証之所紀畧同吳禮部曰孟子以為子父責善而不相遇恐即此事然如國策所云何以言責善况在威王時頗疑與孟子

不相接

答章子見於國策最早當威王時據國策威王使章子將而拒秦威王念其母為父所殺埋于馬棧之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臣非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教而死臣葬母是欲死父也故不敢軍行有言章子以兵降秦者三威王不信有司請之王曰不欺死父豈欺生君章子大勝秦而返國策所述如此然則所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弗為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黜妻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為賊恩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過然其勝秦而還則王

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黜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恫母之至不僅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揚其父生前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為非中庸矣故孟子亦未嘗竟許之而究之於其遇諒其心蓋章子自是至性孤行之士晚近所不可得雖所行未必盡合而直不失為孝子如宋儒楊文靖公張宣公言則其貶章子有太過者但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則誠如賢者所疑威王未嘗與秦交兵前此當秦之獻公正所謂六國以戎狄擯秦之時其後則孝公方有事于攻魏故威王三十六年之中無秦師齊秦之鬪在宣王時而伐燕之役將兵者正是章子則恐其為誤編

于威王策中者卽不然亦是威王末年
問京山先生解孟子謂陳侯周非其名按之史記誠然
顧謂周者忠也司城蓋因陳亡而殉者陳之忠臣也梨
洲先生取其說是否

答據史記則陳侯固不名周但左傳史記世本諸家所
載諸侯之名異同亦多如左傳鄭子儀在史記則曰子
嬰左傳鄭僖公髡頑史記則曰憚而小司馬又曰髡原
史記鄭武公掘突譙周曰突滑左傳宋景公欒史記則
曰頭曼漢書古今人表曰兜欒史記宋王偃荀子作獻
漢書律歷志魯諸公名尤多殊班氏以小字附于下蓋
多出世本如此之類不可悉舉則安在陳侯名周不又

各有所本可不必深考也至京山訓周爲忠歷証之商
書太甲篇國風都人士篇小雅皇華篇左傳穀梁傳國
語皆有之則以周爲忠正與下文觀所爲主相合未嘗
不可但謂司城是殉陳而死者不知何所見而言之愚
未敢信也

問陶山陸氏埤雅亦新經宗派之一也聞其尚有爾雅
新義又有禮象夫抵當與埤雅出入否

答爾雅新義僕曾見之惜未抄合旁求不可得矣禮象
則未之見竹垞以爲卽是埤雅草稿陶山在荆公門下
講經稍純然如埤雅卷首卽謂荆公得龍睛曾魯公得
龍脊則大是妄語不知陶山何以有此也

問爾雅釋言律適述也郭注以為叙述之辭而邢疏曰律管所以述氣則與郭注各是一說

答張南漪曰郭注是也律本是聿誤作律堯典曰若之曰注曰古與粵越通詩適駿有聲注以為與聿同然則

曰粵越聿適五字皆發語詞郭注以為叙述者是已邢疏謬詩曰嬪于京郭注引之亦作聿

問爾雅水自河出為灑漢為潛江為沱汝為瀆淮為沂見於尚書與詩而濟為漑汶為瀾洛為波渦為洵潁為

沙更無所見不知是何水邢疏漏畧不詳

答諸條皆見於水經不知邢疏何以不及但水經亦有不可盡信者即諸書所言亦多不合河之為灑當在雷

夏而酈注兼以之解關中之雍則謬也若說文以灑為

汜水亦非也江之為沱水經兼載孟州之沱荆州之沱

顧宛谿曰孟州之沱乃潏江而潏為蜀相開明所鑿酈

注明言之非禹貢之沱矣或又欲以成都內外江當之

則二水為秦守李冰所導益非禹貢之沱矣唯師古所

指湖廣枝江之水支分而後入大江者可以當禹貢之

沱宛谿之說甚覈然則益州之沱未有考也漢為潛即

水經之泔水篇然亦尚有疑者詳見愚所說水經中淮

為泔則泔者實水厓之通稱不知何以專歸之淮酈注

以為泔水汝為瀆即瀆水非河水篇之瀆水也一名汾水毛傳誤

以曲防解之然則雖其見于尚書與詩者亦正未易了

了也。而况其疏漏不詳者乎。乃若濟之為澮，則道元以為定陶汜水汶之為瀾，道元以為岡縣闡亭之洗水，是亦以瀾之合于闡而言之。洛之為波，道元以為門水，潁之為沙，道元以為灑水，唯渦之為洵，但引吕忱之詁而無其地。汜水洗水，門水不知果否，是爾雅所指與否，若沙水則明是葦蕩渠水之一支，讀作蔡水，非灑水也。

問沙之讀蔡，不但郭氏無注，邢氏無疏，而陸氏亦無音，先生果何所出乎。

答見許氏說文，而水經注引之，即鴻溝也。左傳所謂沙汭也。北魏書有蔡水，即沙水。胡梅澗引水經注，亦通作蔡。郭氏偶失之耳。

問大山宮小山霍，本連解作一句，宋晁補之作二句，竟對解之，自是晁氏之謬否。

答古人似原有二種讀法。水經注第三十二卷泚水篇引開山圖，瀟山圍繞小山曰霍，而第四十卷霍山下亦引爾雅曰：大山宮小山曰霍。斯郭氏之說也。然第三十九卷廬江水篇又引爾雅：大山曰宮，則晁氏之說矣，亦非無據也。

問論語蕭牆之內，羅存齋爾雅翼以為取蕭祭脂之蕭，其說甚怪，不知是否。

答存齋爾雅翼極精，然是說則恐未然。蓋蕭牆是屏牆，舊人如鄭康成、劉熙皆指朝之屏，故以蕭字解蕭字，亦

有合于六書之旨。若存齋則指爲廟之屏。故以取蕭爲證。謂援神怒以休季孫。則其說誕矣。

問爾雅釋草鈎芡。據說文。則是重名。據正義。則是二名。不知誰是。

答說文鈎芡一名苦芡。則是重名。邢疏誤也。

問陶山存齋。其於爾雅爲巨子。近世浮山堂通雅。以視二先生。不知何如。

答藥地不能審別。爲書故所引多無稽。且其通雅門例亦非接二家之派者。

經史問答卷七終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八

餘姚史夢蛟重校

諸史問目答郭景兆

問姜湛園論文。謂先秦以上莫衰於左傳。而重振於國策。其說前人未及。豈國策反能出左傳之上。

答是湛園好奇之言也。左傳所志多實事。二百四十年。前後因襲。若就中實有義理。可按卓然。關於世教。如輔果絺疵之先見。豫讓之報知伯。匡章之不欺死父。信陵君之諫伐韓。魯連之卻秦。王孫賈之母。君王后之父。卽墨大夫之告王建。李牧之枉死。吳起之對魏武。莫敖子華之對楚威。魯共公苑臺之對魏惠。莊辛之對楚項襄。

魚土五身 卷八
不過十餘篇而樂毅父子去國之詞荀子之謝春申亦庶乎可取此外則虞卿陳軫尚畧有可采以其言雖不純而一為趙一為楚較異於儀秦之徒也其餘令人一望生厭何可與左傳比也顏蠲王斗二篇亦或可節錄然已涉於誇矣

問齊宣王伐燕事孟子所親見也荀子亦親見而以爲齊湣王國策在燕則宣王在齊則湣王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吳禮部校國策亦力主孟子究竟誰是答當以孟子爲是但如此則必須依通鑑增宣王之十年減湣王之十年然後可合東萊大事記亦如此蓋孟子所述確是滅燕之役東萊先生欲爲調停謂宣

王伐燕乃指前此十城之役夫所取十城安得云倍地又安得云置君不可通也唯是史記年表固不足信而通鑑亦是以意定之非有所出終屬疑案非二千年後人所能懸決

問司馬穰苴國策以爲湣王相與史記異

答吳禮部曰大事記引蘇氏謂史稱齊景公時晉伐阿甄燕侵河上晏子薦穰苴殺莊賈因以成功春秋左氏無此事意穰苴嘗爲閔王却燕晉而國策妄以爲景公時按史稱齊威王論次古兵法附入穰苴而策以爲湣王相故禮部主之蓋景公時齊甚弱欲奪晉霸而不能欲禦吳侮而不克則穰苴之傳謬矣

魚耳通身 紀史問答卷八
問 漢志引六國春秋或曰卽國策是否

答 恐非也六國春秋當別是編年之書而今不傳國策之例恐近外傳蓋自哀公二十七年後當有六國春秋一書而後楚漢春秋繼之然七畧已不載是書其亡久矣太史公采國策止九十三事則其餘所采或有在六國春秋中者亦未可定也

問 李牧之死國策則極寃史記則言其不受命捕得斬之二說迥異通鑑主史記東萊大事記主國策誰從

答 趙策中此篇最足感動人令讀者流涕史記不知何以不用吳禮部曰蓋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加之牧是也須知牧旣不受代當時趙將誰復能捕之者其妄明

矣第趙策中前後污以司空馬之謬語令雄文反減色愚特芟去其前後另爲一篇其文曰韓倉惡武安君於趙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繯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繯請出示出之袖中狀如振柎纏之以布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趨甚疾出門舉劍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吳禮部曰譖李牧者諸書皆言郭開策文下篇亦然但郭開卽譖廉頗者其與韓

倉必亦有差誤予謂或自郭開與韓倉比共陷牧亦未可定也要之忠貞恭順如牧而以為拒不受代而誅則枉甚矣

問 吳禮部校國策亦有譏之者其究若何

答 禮部於是書甚勤密遠過縉雲鮑氏本其譏之者明學究張一鯤之言也惟是禮部發學故有尊信大事記過甚者要之其考據則得十之九一鯤何足以知之

問 田單晚年不見於史吳禮部校國策以為避讒於趙

答 是乃禮部發前人所未發大畧當不錯不然以安平之材何以自攻狄之後一無所見於齊及其相趙所立功亦甚少而是後遂亦不見於趙則安平之見幾保身

又不欲負其宗國以為人用蓋遠出於時人之上六國大臣雖信陵君不能及矣惟是襄王之悖不足論君王后既聽政任宗臣之野死而不返亦何待乎王建而始亡也

問 聊城之事吳禮部主國策非史記不知誰是

答 禮部所考定最審

問 國策之事多難信東萊呂氏固嘗言之然如六國獻地於秦自是實事所以通鑑亦載焉昨聞先生謂其中亦多漫語何也

答 秦所取六國之地韓魏最先次之者楚其後及趙然所取者必其為秦之界上而後得有之今策言張儀一

出趙以河間爲獻燕以常山之尾五城爲獻齊以魚鹽地三百里爲獻非不識地理之言乎河間常山秦亦何從得而有之況齊人海右魚鹽之地乎以秦之察豈受此愚又累言文信侯欲取趙河間以廣其封文信封河南當在韓周之交何從得通道於河間吾不知作策者何以東西南北之不諳而爲此謬語也

問徐廣謂中山立於威烈王時西周桓公之子而先生以爲謬願聞其說

答中山卽是鮮虞其種乃白狄至春秋之末已有中山之名入七國滅於魏而復興卒并於趙當春秋之末晉尚無若中山何而謂周能滅之而封宗室於其地無是

理也然自徐廣酈道元皆爲此言莫有能正之者要之鮮虞未嘗爲晉滅則西周桓公之子安能封於其地此易曉也若國策謂中山君嘗爲楚伐而亡則又屬野人之言中山於楚真風馬牛楚雖強不能越魏踰趙過代而集矢於中山故吳禮部但謂司馬子期非楚公子以斥鮑氏之謬而不知策文之本妄中山必不受兵于楚也如策文所云羊兼蓋襲華元之事所云壺飡蓋襲趙盾之事本附會也中山亡於魏魏使太子擊守之其後不知何以復立蓋中山去魏遠魏終不能有之是以失守而策述趙桓子之謀以爲中山復立之故亦非也魏世家惠王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小司馬以爲是卽

中山之復立者恐非也是時中山蓋尚屬魏故其君入為相如孟嘗君之相齊耳若謂是復立之中山則不應舍其國而相魏也要之中山復立之年當在魏王二十八年之後

問平原君料白起廉頗之長其文極可喜今但見於漢嚴尤三將序春秋後語二書亦屬後世所無而諸傳記引之者先生以為國策有之何所據

答見章懷後漢書列傳第八卷注中

問河渠書歷序春秋以後諸侯變更水道之詳班氏溝洫志亦引之乃古今川瀆大掌故而小顏小司馬俱未及詳箋願縷晰之其曰禹疏九川自是之後滎陽下引

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是跨豫徐荆三州之界源流若何

答鴻溝即地理志所云狼湯渠水經注作葭蕩渠通典

作浪宕渠一也志曰河南郡滎陽有狼湯渠首受濟水

東南至陳入潁即水經注之渠水篇也是鴻溝之經流

志曰陳畱郡陳畱縣魯渠水首受狼湯渠水東至陽夏

入渦渠即水經注渠水篇中附見之魯溝也是鴻溝之

又一支志曰淮陽國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水東至

向入淮即水經注之陰溝水篇也是鴻溝之又一支志

曰梁國蒙縣獲水首受菑獲渠水東北至彭城入泗按

陰溝水之支為汜水次為獲水即水經注之汜水獲水

二篇也是鴻溝之又一支志曰陳畱郡浚儀縣睢水並受狼湯渠水東至取慮入泗卽水經注之睢水篇也是鴻溝之又一支蓋志所載狼湯渠之源流五合之則爲鴻溝今以水經注質之狼湯渠至尉氏始有鴻溝之名鴻溝又曰沙水自新陽入潁以入淮而支流自義城合渦水以入淮狼湯渠之東出爲官渡水秦人引之爲梁溝卽陰溝水也又東爲汜水爲獲水入泗以入淮而沙水之至浚儀者又合汜水爲睢水以入泗其所周流正值鄭衛曹宋陳蔡六國之境

鴻溝不知誰所爲閻潜邱曰蘇秦說魏王云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則戰國以前有之晉楚戰於邲邲卽汜水則

春秋以前有之予謂所証不止於此國策景舍伐魏取睢濊之間是睢水亦見於戰國水自渦出爲洵是渦水見於爾雅水自潁出爲沙是沙水亦見爾雅而沙汭並見於左傳其未遠矣乃酈道元則竟曰大禹塞滎澤以通淮泗又曰昔禹於滎陽下引河以致東坡之徒遂謂鴻溝是禹跡則大謬也夫職方豫州之川滎洛誰謂禹曾塞滎者奈何并河渠書不諦視也宋儒唯黃文叔言此不謬

予旣斥道元滎澤之非復取水經注反覆求之乃知鴻溝之跡實始於徐偃王道元引古徐州志言偃王導溝陳蔡之間以水道按之正沙水之地界也蓋偃王首開

鴻溝其後如魯溝則吳人所增開卽國語所謂商魯之溝者故一名宋溝而梁溝則秦人所增開陸續穿鑿遂爲鴻溝支流諸水而經流則實偃王始之故予謂通淮濟者始於徐繼於吳皆是霸者而卒於秦政二千年以來未經考出今始得之

問其曰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何也此事在諸書直無可考

答地志曰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夏水首受江入沔水經注有夏水篇然不及通渠事唯皇覽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地蓋指此但雲夢已見於禹貢固非孫叔所作但引沮水以入之所謂通渠者也漢水一

名沮水斯事足補水經之遺

問其曰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何也是乃吳事不知何以屬之楚

答厚齋先生曰吳之通水有二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此自江入淮之道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沔西屬之濟在哀十三年此自淮入汴之道是江淮之通固屬吳馬班於此似有誤然愚細考水經注則楚亦似有通江淮之事水經注灑水篇灑水合泚水無水篇無水亦合泚水而泚水篇泚水合澧水以入淮是皆淮之屬也乃泚水篇泚水又合堵水又合灑水無水以入清水堵清二水則皆漢之屬也蓋

南陽之地淮漢並行其水已有互相出入者皆在新野
義陽一帶江淮未會而淮漢已通吳之力所不及也是
非楚人通之而誰通之夫淮通漢則即已通江矣是吳
之通淮於江者在下流而楚之通淮於漢以通江者在
上流也史記之言亦別自有據也左傳楚人伐隨師於
漢淮之間蓋其証也

蓋川瀆之亂河先與汝通則鴻溝是也通汝者通淮之
漸也已而淮先與漢通則泚水之合於堵水滴水是也
通漢者通江之漸也及邗溝開而江遂竟通於淮商魯
之溝開而淮遂竟通於河

問其曰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願聞其說

答地志曰中江自陽羨入海北江自毗陵入海南江自
吳入海此三江之道也五湖則即震澤禹貢時之大江
本不與五湖通相傳吳人伐楚用伍胥計開渠運糧而
江湖之道無阻今其地有伍牙山有胥谿可証其說見
於高淳漢圖經按左傳哀公十五年楚子西伐吳及桐
汭此舟師入湖之道也而或曰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
克鳩茲至於衡山則似已有入湖之道事在伍胥之先
則或壽夢以來已有此渠而伍胥特脩治之乎世遠不
可得而詳矣要之史公所云其指此事無疑若非史公
此語則又將指為三代以前故道矣

問其曰於齊則通淄濟之間何也

答地志曰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濟卽齊所通也但淄水經流入海其支流則齊人導之由沂水以入濟地志亦微有失

問其曰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峯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卽華陽國志所載否

答是也三代以後變更水道者皆有乖地脉不合川瀆之性惟李冰所經營有大功顧史公不列之循吏傳但畧一見於此向非華陽國志至今存則李冰之詳不可得聞

問三代後之變更止於斯耶抑或有遺

答大畧亦祇此淮與濟通江與淮通淮與漢通漢與雲

夢通江又與震澤通濟與淄通禹貢之水道無完瀆矣其餘惟齊桓公塞九河見於緯書鄭康成采之又趙惠文王徙漳河世家惠文王十八年漳水大出二十一年徙漳水武平之西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之南八年之中再徙巨浸而其詳不可得聞水經注漳水篇亦不及而春秋時楚之孫叔敖開芍陂則有功於淮南者爲正史之所畧

問六國世家其紀事莫如趙之誣謬者不特屠岸賈一事也如宣孟之夢簡子鈞天之夢原過三神之令主父大陵之夢孝成王之夢何其言之麗而怪與謂非緯候之先驅不可矣

答是盡當芟除者也其中紀事之失尚有昔人所未及糾正者惠文王十五年卽燕昭王之二十八年也以師與燕伐齊大捷燕人遂深入取臨淄是時齊襄王保莒田單保卽墨而餘地皆入燕乃曰惠文王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燕厲爲齊遺趙書游說趙乃不擊齊夫當時之齊區區二城耳秦何所利而擊之卽擊之又何所畏而必與趙共擊之其謬一也乃下又曰是年廉頗攻齊昔陽取之夫昔陽是鼓地春秋末已屬晉至是原屬趙非齊地且齊是時所有祇二城安得尚有餘邑爲趙所取其謬二也乃下又曰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按樂毅畱徇齊地及二城不下遂守之并

未嘗歸燕何從將趙師而攻魏其謬三也乃下又云十九年趙奢將攻齊麥邱取之是時齊亦尚止二城麥邱屬燕其謬四也乃下又云二十年廉頗將攻齊按是年樂毅尚在齊次年田單始敗燕軍復有七十餘城當前一年齊無可攻其謬五也蓋惠文王此五年中無一事可信不知史公何所據而志之而廉頗本傳惠文王十六年伐齊取陽晉不作昔陽然亦非也

問韓世家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十年韓姬弑其君悼

公十一年昭侯如秦既有昭侯焉得又有悼公

答小司馬曰姬亦作玘則卽李斯所云韓玘爲韓安相者也斯與韓安同時其謂玘爲之想必不錯則玘乃亡

韓之相但玘相安而安亡非絀安也世家此句是誤文當芟去韓先稱侯後稱王無所謂公亦無諡悼者小司馬曰或是鄭之嗣君按韓自哀侯已滅鄭昭侯時無鄭矣六國世家韓最畧由李斯之言推之玘是王安之時專權者故以之比趙高若昭侯時申子為相安得容小人如玘者乎

問 燕世家不載昭王好方士之事而封禪書中微及之昭王賢者不應有此

答 齊威宣二王燕昭王晚皆惑於方士雖世所傳王母謂燕昭無靈氣之語不足信然燕齊方士之所聚恐或有之唐憲宗武宗皆英主何嘗不以方士損其業乎

問 虞卿傳古無言其錯者昨始聞之願詳示

答 據范雎傳則魏齊之亡在秦昭王四十二年其時虞卿已相趙棄印與俱亡而困於大梁虞卿傳謂其自此不得意乃著書以消窮愁則是棄印之後虞卿遂不復出也乃長平之役在昭王四十七年史公所謂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者反在棄印五年之後則是虞卿嘗再相趙矣何嘗窮愁以老而史公序長平之策於前序大梁之困於後顛倒其事竟忘年數之參錯豈非一大怪事也

問 荀卿傳葬蘭陵而國策謂其歸趙且錄其絕春申之書誰是

答恐是國策爲是荀子書中有與臨武君論兵於孝成王前一事荀子久於齊事在孝成王之前由齊如楚卽爲蘭陵令則何由見孝成乎故知其爲自楚歸趙也史記言春申死而荀子廢今觀國策拒春申之書其辭醇古非荀子不能爲也則或者荀子辭春申而去及春申死荀子以甘棠之舊復游蘭陵而卒焉亦未可定要之其會歸趙固無疑者

問 范雎傳廢太后逐穰侯國策同而朱子曰皇極經世只言秦奪太后權未嘗廢也或曰經世不足信

答 宣太后以憂死是實但未必顯有黜退之舉蓋觀於穰侯尚得之國於陶無甚大譴其所謂逐者如此則所

謂廢者亦只是奪其權也是時昭王年長而宣太后尚事事親裁之此便是不善處嫌疑之際一旦昭王置之高閣安得不憂死故人以爲廢

問 呂不韋傳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何許文信侯之過也

答 太史公不知道於此見之不特不知所謂達亦不知所謂聞孔子所謂聞者只是論篤色莊一流其在有位便是五伯假之一流不韋乃是亂民豈可語聞太史公見其呂氏春秋一書而以爲聞陋矣

問 潛邱謂白圭仕魏當文侯時一見史記貨殖傳再見鄒陽傳其爲文侯拔中山下逮孟子游梁之歲七十餘

年邾卿誤以為即孟子之白圭而林氏又增益其說不知為又一白圭也。

答宋人鮑彪已嘗言之但魏人別有一白圭當昭王時是孟子之後輩見國策不知潛邱何以不一引及鮑彪謂當是孟子所稱者。

問史記衛世家項侯厚賂夷王夷王命衛為侯是頃侯以前乃伯也顧寧人曰索隱以為方伯之伯雖有詩序旄邱責衛伯之文可據然非太史公意且古無以方伯之伯而繫諡者。索隱之說本鄭箋

答康叔明以孟侯稱非伯也衛初封即是侯爵故祝鮀曰曹為伯甸是其証也其後稱伯者或昭王以下之所

降黜至頃侯而復之。

問蚩尤據管子則是造五兵者黃帝之臣也而古多言

蚩尤與黃帝戰於阪泉則是諸侯之不終者三朝記則又曰蚩尤庶人之貪者許慎據之以為造兵非蚩尤乃黃帝也賈公彥調劑其說以為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祭蚩尤於沛廷夫黃帝使蚩尤造兵則蚩尤是黃帝賢臣如竊黃帝之兵而與戰則不止於庶人之貪者豈可祭也吳斗南曰漢高所祭是蚩尤之星殆亦不得已而為之辭而杭堇浦力詆之謂高祖立蚩尤祠於長安宣帝則祠於壽良後漢詔馬嚴過武庫祭

蚩尤不以為貪鬼且壽良乃蚩尤之冢所在豈是星乎

藝文志兵家有蚩尤二篇則許吳之說俱不足信是否
答蚩尤為黃帝造兵自是作者之聖豈有倡亂之理而
阪泉之戰則古來傳記俱有之愚疑造兵之蚩尤是一
人阪泉倡亂之蚩尤又是一人蓋黃帝在位久故其後
有聞蚩尤之名而即以爲名者以之弄兵惑衆如古來
作射之人名羿而有窮之君亦以爲名此其証也後世
所祭則造兵之蚩尤非阪泉倡亂之蚩尤也且造兵之
蚩尤冢在壽張見於皇覽而阪泉倡亂之蚩尤死於涿
鹿誰爲遠道葬之壽張者乎是亦可以見蚩尤之有二
也至於蚩尤造兵故即以司兵之星名蚩尤高祖所祭
自未必是星也

問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夷如淳曰章邯之司馬也然則
別將二字是贅文

答愚意以爲司馬其姓夷其名故冠之以別將

問高祖至南陽襄侯王陵降晉灼小司馬以爲卽安國
侯王陵也師古以爲非義門曰王陵起於南陽則安國
侯卽襄侯蓋其初所稱封爵也不知是否○韋昭謂襄
當爲穰蓋字省而臣瓚小司馬以爲穰是韓成所封陵
當封於江夏之襄是否

答高祖本紀迎大公呂后時因王陵兵於南陽功臣表
陵聚衆定南陽陵本傳亦有之張蒼傳陵救蒼之死於
南陽是安國侯卽襄侯矣義門之言是也襄當作穰蓋

卽南陽之地。江夏則不相接矣。韓成之封以元年。是時陵何妨自稱穰侯也。

問 亞父范增如淳援管仲以爲例。而貢父曰仲父自是管仲之字。亞父亦增字。如淳妄說。

答 然則呂不韋之稱仲父何也。貢父亦偶未之思耳。

問 項王自據梁楚地九郡。是何九郡也。

答 九郡從無數之者。其中須大有考正。據班志。數秦置三十六郡之目。秦於楚地置十郡。則項王所得楚地凡六郡。曰漢中。以封高祖。曰九江。以封英布。曰南郡。以封共敖。曰長沙。以爲義帝都。而項王所得曰東海。曰泗水。

曰薛。曰會稽。曰南陽。曰黔中。是也。秦於梁地置三郡。則

項王所得梁地。凡二郡。曰河東。以封魏豹。而項王所得

曰東郡。曰碭。是也。然則僅得郡八。不得九矣。及考史記

秦初滅楚。置楚郡。次年置會稽郡。而班志於楚郡不書

乃知其有漏也。蓋秦之先得楚地。而置郡者。曰漢中。曰黔中。曰南郡。曰南陽。在滅楚時。及滅楚。但置楚郡。所統

甚大。次年乃盡定百越。而置會稽。然楚郡所統過廣。故分而爲九江。爲長沙。爲東海。爲泗水。爲薛。而楚郡但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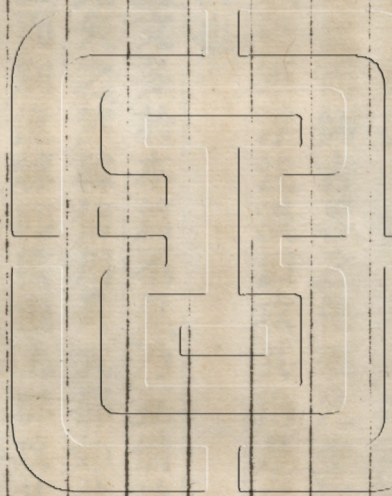
淮陽一帶。班志失之。則九郡之數不足。今以楚郡益之。適得九郡之目。胡梅磧曰。秦置楚郡。班志不見。蓋分爲

九江。鄣。會稽。三郡。其實大謬。會稽不在楚郡之內。史記甚明。而鄣郡並非秦置。秦之所分。凡得郡五。而楚郡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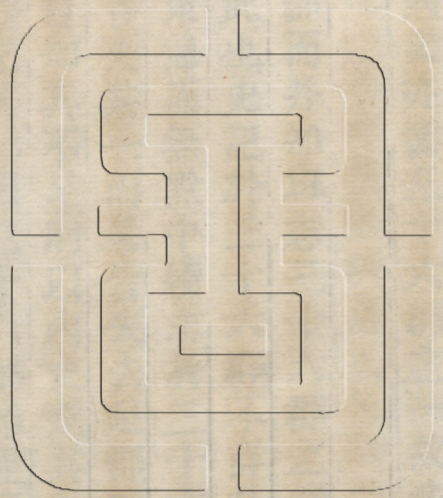
未嘗廢蓋三十六郡之數京師爲內史本不在其內班志誤以內史亦當三十六郡之一故失去楚郡而不知也

問因九郡而并知班志三十六郡之漏乃信考古之難答不特此也史記於三十六郡不詳其目前志於三十六郡有東海而無黔中續志於三十六郡有黔中而無東海既各失其一而又皆失去楚郡則實止三十四郡矣故亦自知其不足則以內史充其一又不足則以晚出之鄣郡充其一而三十六郡始完裴駟注史記但據續志而不參前志於是晉志因之厚齋通鑑地理通釋亦因之梅磻注通鑑亦因之以爲續志必同於前志而

不知其亦不合也蓋嘗反覆考定而後得之詳見愚所著漢書地理志考證文繁不能悉舉也



魚... 經史問答卷九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九 餘姚史夢蛟重校

諸史問目答盧鎬

問 彭城之役檄曰悉發三河兵南浮江漢以下史記注皆不得其說而師古畧之梅磻先生以為一軍由三河以攻其北一軍浮江漢以攻其南是矣然本紀不載南下之軍何也

答 史漢之文多於本篇不見乃互備於年表與列傳而此事則竟失之然韓信用兵大都如此如伐魏豹則大軍由夏陽而別遣棘邱侯由上郡攻其背是也水經注曰高祖二年置長沙郡又置黔中郡是蓋南下之軍自漢中出先定二郡而有之長沙乃義帝之都而黔中則

結詩亭集 經史問答卷九

項王南境乘虛取之所謂南浮江漢也江漢之地過此
三郡共敖守南郡漢兵尚未得至其境是足以補遺
問五諸侯兵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
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師古曰常山河南韓魏
殷也劉攽曰河南韓魏殷趙也吳仁傑曰塞翟魏韓趙
也其說誰是

答雍方被圍自不與五諸侯之列塞翟早已亡國河南
殷亦亡而常山間關入漢無兵則諸家所數祇韓魏趙
爲可信乃吳氏謂塞翟二王雖降尚如魏豹之得君其
國以兵從行吳氏所以爲此說者以史記雖云元年八
月降二王置二郡而漢書則曰二年六月雍亡之後始

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則前此塞翟必如未亡以
是爲史記之誤塞翟未亡則足以充五諸侯之列矣而
不知又不然史記於元年八月書置二郡者高祖旣滅
二國定其疆也漢書於二年六月書置五郡者高祖盡
定三秦通正其地界也故漢書異姓王表亦云元年八
月置二郡未嘗不與史記同吳氏知其一不知其二而
謂塞翟尚如魏豹之得君其國不知功臣表又有曰棘
邱侯襄以上郡守擊西魏事在二年三月則翟之不得
有其國可見矣敬市侯閼澤赤以河上守遷殷相擊項
籍事在二年四月則塞之不得有其國可見矣安得謂
二郡至二年八月始置乎且塞翟項王之屬也使是時

尚以兵從必全軍入楚不肯隻身去矣曰然則五諸侯之二竟爲誰曰魏王之從軍見於其傳韓王之從軍見於異姓王表趙相陳餘以兵從亦見於其傳而合齊擊楚則見於淮陰之傳蓋齊人亦以兵從也是五諸侯之四也其一則殷曰子方謂塞翟不在有國之列而忽以殷當之是自背其說也夫是時漢之置河內郡明矣曰高紀誤也有証乎曰有功臣表閻澤赤由河上守遷殷相擊項籍夫殷尚有相則印尚有國不然當曰河內守矣蓋殷已降漢故漢爲之命相而以兵來從及彭城之敗印死始置郡耳是又五諸侯之一也乃知是時所滅爲塞爲翟爲河南而魏與殷不與焉塞翟已滅而反

以爲未滅殷未亡而反以爲已亡甚矣其舛也且諸公亦自參考史漢不甚密耳史記陳平傳曰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是卽司馬印降漢事也曰項王使平擊降殷王是明言殷降漢而未亡故復降楚也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是卽漢王擊印之兵以入彭城事也漢書亦同然則殷之未亡明矣蓋史漢二本紀及表並誤幸陳平傳及功臣表可以正之而五諸侯之數完

問 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先生謂田橫二字當是衍文何也

答 是蓋因上文田橫兵敗奔彭越故牽連誤書之其宜芟去無疑田橫義士也雖於項王亦有田榮之怨然是

時則項王以橫故喪其大將并二十萬人於齊橫仇漢不仇楚矣而謂爲漢苦楚是與狼子野心之英布等矣橫之奔楚正以越是時中立且爲漢且爲楚故姑依之則彭越或受漢餌而絕楚食田橫不肯爲也向使橫果爲漢苦楚則垓下之師漢必亦召之以壯聲援而事定不必亡入島中矣

問鴻溝之約因項王兵少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項羽之兵少由龍且二十萬衆之敗而食盡則以彭越皆有可考韓信進兵獨不詳其始末不知他有所見否

答是不見於淮陰本傳見於灌嬰傳蓋項王但與漢爭於滎陽敖倉之間雖兵少食盡尚可支吾而韓信已王

齊故自淮北搗其國都觀灌嬰傳則其兵攻彭城又越彭城而南直渡廣陵縱橫蹂躪項王腹心中不可保矣安得不議和乎故世但知垓下之戰非信不捷而不知其大攻在用灌嬰當此之時項王良將已盡無能與嬰抗者卽不約中分天下亦內潰矣此從未有爲淮陰表彰其事者唯是史漢皆言灌嬰已攻降彭城則恐未必彭城乃楚都若已降項王且安歸蓋是圍彭城而破其軍也

問史記秦楚之間月表謂淮陰王楚以齊還漢梅磻於通鑑則曰兼王齊不知其何所據按曹參傳初相齊及改王楚參歸相印則似史記爲是

答恐當以梅磻爲是蓋使淮陰以齊還漢則漢必早立齊王不待信禽之後也漢畏信見其不肯還齊信之禍所以亟也觀田肯之賀不言得楚而言得齊又曰非親子弟莫可王齊則信未嘗還齊也夫以信王楚固非漢之所能忘情而况加以齊甚矣其愚也

問貢父曰古人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但貴右者似戰國時俗也吳斗南曰乘車貴左兵車貴右戰國時習見兵車之禮故貴右然信陵虛左迎侯生則亦有時而尚左賈高至漢漢臣無能出其右者則漢亦尚右

答左右之禮亦難考仲虺爲湯左相是伊尹以右相先之慶封爲齊左相是崔杼以右相先之不必軍禮也軍

禮止楚人尚左故王在左廣中而魯舍中軍季氏將左師則似魯又上左此皆難以強爲之說大抵位次之間尚右者多

問漢別將擊布軍洮水蘇林如淳皆不能言洮水所在徐廣曰在江淮間而不能實指其水胡梅磻曰乃零陵之洮水也布欲由長沙入粵故走洮水按江南唯零陵有洮水則梅磻之言是也而吾丈不以爲然願指其地

答梅磻最精於地學然其通鑑所言亦往往多悞者蓋地學至難卽如九江左右本無洮水而布之走死於番禺布之封也兼有壽春夏豫章而都壽春豫章在壽春之南番陽又豫章之南長沙又番陽之南零陵又長

沙之南非可猝來猝返而長沙與布婚雖欲依之然長沙則正當嫌疑之際使布竟得長驅直入其國與漢兵鬪於洮水則長沙直與之同反矣既不與之同反則便當逆拒之布安得走洮水乎且布既至洮水而敗矣何以不竟走粵乃返轡而東又出長沙之境重入於淮南國中之番陽而長沙始遣人誘而殺之不殺之於其國而縱賊之出而徐殺之何其愚也夫布與長沙婚則必約長沙同反長沙不答所以能世其國而容布入其國而橫行乎且布欲入粵不必走長沙布國中之豫章與粵接可以入粵之徑甚多而布欲走長沙者特望其同反也長沙不答所以逆之於境而誘而殺之番陽是布

尚未出其國也然則洮水者何水乎曰是誤文也蓋九江之泚水也泚與洮相似而訛蓋布敗於蘄反走其國又敗於泚乃思投長沙未至而死於番陽如是則其地得矣泚水見水經顧宛溪欲以震澤之泚湖當之則在吳王鼻國內矣益謬

問南武侯織亦粵之世立以為南海王文穎謂尉它正據南海前以封吳芮尚是遙奪茲復遙奪以予織未得竟王之也但讀詔文則織當是無諸之族蓋亦必以功而封豈竟無寸土而虛命之者

答王隱晉書地道記以為封於交阯之羸隲亦恐未是交阯在桂林以南尉它所屬役也高祖時其道不通無諸之族安得越尉它而王之要之無諸之族則必其種

落東與閩越相接西與尉它相接而其所據南武之地蓋在南海境中有犬牙交錯者故以南海為國而王之文穎以為虛封不知文帝時明有南海王反見於淮南王安傳傳曰前此南海王反先臣使將軍間忌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是非虛封可知矣淮南王長傳亦有曰南海王織以璧帛獻皇帝是未滅時又曰南海民處廬江界中反則既遷之後也蓋其地在今汀潮贛之間以其為無諸之旅則知其近於今之汀以其所封為南海則知其近於今之潮以其遷於廬江之上塗則知其近於贛文穎讀史漢不審而以為虛封王隱則妄指其地

問 漢書高后紀所書孝惠後宮子五而恩澤侯表則六壺關侯武之下尚有平昌侯大不書何也

答 史記高后紀詳於漢書但於五侯之封亦不及平昌至六年始書立皇子平昌侯大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故其後書濟川王大呂氏既平徙濟川王封於梁未幾皆誅按大嗣封呂王則明是呂氏之子故漢書亦見之異姓王表而其封侯之年據恩澤侯表在五侯之後故史漢本紀並先之

問 尉它自稱南武帝泰泉先生謂它改南海為南武非如師古等所云生諡也引南武侯織以証之是否

答 據史記尉它未受漢封時自稱南粵武王及僭號自

稱南粵武帝則武自是生謚漢書它稱南粵武王與史記同而其後乃稱南武帝此是脫文漏去粵字秦泉謂它改南海爲南武其說無據蓋南海境中有地名南武當在今潮州汀州之交故織以閩粵之族侯於其地而非尉它之臣也非尉它之臣豈肯取尉它所改地名以署其國而是時織已與它並爲王則它欲爲帝又不肯取織封侯之小縣以自名也審矣蓋南海之有南武猶東海之有東武並非它改南海之名而名之也試觀東粵王之反亦自稱爲武帝則秦泉之言非也

問厚齋謂古人受刑袒右引儀禮疏以証之然則爲呂氏右袒以示將有刑也盧六以曰王孫賈之誅淖齒則

曰欲與我者袒右是不過以卜衆心之從違非如受刑之說義門曰木强老革倉卒間未必學叔孫太傅也然則厚齋之言非與

答陳涉之起亦袒右則厚齋之說未足信

問景帝詔三輔舉不如法令者貢父曰此時未有三輔武帝之時始改主爵中尉爲右扶風此時祇左右內史耳詔文誤也但此係詔書何以有謬

答是時或已分在內史之地以屬中尉與左右內史並治京師亦未可定觀武帝營上林其時亦尚未定三輔而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以償鄠杜之民則中尉已與左右內史並治京師隱然分三輔矣特其後始

改定京兆馮翊扶風之名耳

問 救決河起龍淵宮孟康顏師古以為西平之龍淵宮

酈道元以為瓠子之龍淵宮劉攽以為黃圖茂陵之龍

淵宮三者誰是

答 救決河與起當連書則道元之說是也茂陵之宮亦

是武帝夸其導河歸北之勛而為之西平之宮則別是

一古跡董浦亦以愚說為然

問 漢武帝置五屬國王厚齋曰考地志屬國都尉安定

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

日勒按志則張掖之治日勒者但言都尉不言屬國都

尉

答 張掖二都尉其治日勒者郡都尉其治居延者乃屬

國都尉但前志亦無明文見續志

問 文穎曰盛唐不知何地當在廬江左右韋昭曰在南

郡師古以韋說為是而先生主文說乞詳其地

答 盛唐在樅楊故下文帝作樅楊盛唐之歌樅楊今之

桐城太平寰宇記於桐城縣引水經注曰大雷水東南

流逕盛唐戍今本水經注失去江水第四篇故無其文

不應小顏生唐初亦不見也然則文穎之說是矣

問 西京十三州刺史沈約劉昭皆以為傳車周流無常

治也而師古引漢舊儀則有治世多疑其非齊侍郎次

風尤力主沈劉之說如何

答漢志書太守都尉之治而刺史無有故皆以沈劉之說為是但刺史行部必待秋分則秋分以前當居何所豈羣萃於京師乎則師古之說未可非也西京初置刺史官止六百石故志畧其治况漢舊儀未必竟誣妄也問昭帝五年罷象郡按漢無象郡所罷何也

答漢之日南郡秦之象郡也此是誤文當云罷日南郡耳然日南似未嘗罷或者暫罷而旋復之則史有闕文問平帝罷安定呼沱苑以為安民縣道元以為安定郡之苑也師古曰是中山之安定誰是

答曰呼沱則是中山非關中也况平帝由中山王為天子故首加恩於潛藩但中山之安民縣前志續志皆無

有殆亦不久并省

問史漢諸侯王表言高文之時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而先生以為不止十五願聞其數

答是時天子所有河東河南河內魏郡東郡潁川南陽江陵武陵巴郡蜀郡漢中廣漢雲中上郡北地隴西則為郡十七又益以內史則十八

問史漢皆言景帝之時趙分為六徐廣曰趙河間常山中山廣川清河也顏師古曰趙平千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孰是

答景帝時尚未有真定平千二王乃武帝所封徐廣是

魚尾三身
經身開各九
問管共王罷軍齊王子也所封當在齊地管則鄭地何也。

答管乃管字之訛濟南郡之管縣也道元注水經可証于思容齊乘中已及之索隱以爲滎陽者謬然卽其謬可以知唐本史漢工書皆以沿襲誤字而莫取水經注以正之可怪也。

問史表齊悼惠王子楊虛恭侯將廬漢表作楊邱恭侯安而別有楊虛侯將閻相舛錯。

答楊邱地志作陽邱在濟南楊虛倉公傳亦作楊虛道元曰在高唐引地志証之然今之地志無此文齊次風因以爲卽平原之樓虛但功臣表元帝時別有樓虛侯

則次風之言亦未的要之道元以商河出於楊虛則自在高唐平原之間特不可以樓虛當之耳是楊邱楊虛之地爲二也不可溷也將閻後嗣爲齊王諡孝則安得爲侯之時先諡恭是恭孝之諡爲二也不可溷也史表誤而漢表是也。

問白石侯雄渠索隱以爲白石在金城正義以爲安德誰是。

答漢人封國從未有在河西者而是時則河西尚未開也豈封之匈奴境內乎安德在平原正齊所分地大抵諸同姓列侯表所封地最難考從未有疏証之者愚別有稽疑二卷已成書可得其十之八足下試取觀之。

問中水赤泉杜衍五侯史表皆作莊侯漢表皆作嚴侯蓋避諱也而徐廣注史記曰五侯手殺項王故皆諡壯然則非莊也非莊而漢表何以俱改曰嚴

答此恐是班氏所見史記誤本以壯為莊因改為嚴徐氏雖生班後然所見反是善本蓋五侯當諡壯不當諡莊也凡古文籍亦甚有善本而反後出者

問藁侯應作橐侯地志山陽郡之橐縣也臣瓚音拓而師古於功臣侯表竟音槁似謬

答師古不甚精於六書故其考字最疏如澧水出酈縣後世流俗本訛作郪而師古即音屋蓋不勘正於水經也汶侯呂產後世流俗本訛作汶侯而師古即音問蓋

不勘正於史表也澠水見於說文地志訛轉為澠水則竟無其字而師古即音哉皆與橐藁一例三劉吳氏亦未能正

問齊哀王之舉兵幾壞於召平而成於魏勃乃文帝反封召平之子為黎侯而魏勃大受灌嬰之責何也

答是漢之君臣有為為之也蓋討諸呂者權也不肯發兵者經也罪魏勃所以預防伍被之徒也封召平之子所以養成後來張尚王悍韓義諸人之節也斯其慮遠矣又按文帝因大臣先有立齊之議故不忘情焉薄

朱虛東牟之賞而齊王之薨僅諡曰哀又託以推恩悼惠諸子分其國而六之故召氏封魏氏不封皆有放心

問 成安鄆侯郭長師古曰鄆音杲是何諡也。

答 諡法無鄆字不可解而鄆亦不音杲丁度集韻鄆想止切音璽是也然集韻以爲國名則亦謬。

問 高帝功臣之克世者惟平陽恩澤之克世者惟富平而歸德侯先賢揮直至東京之永平何也。

答 歸德以降人封故義門曰想其封國雖在汝南之歸德而仍居屬國之地所以得久愚考下摩侯冠支亦以降人封在猗氏而詔居弋居山則義門之說是也。

問 王氏五侯之後平阿侯譚之孫述在東京尚襲爵何也。

答 五侯中不得爲大司馬者二紅陽及身不得其死平

阿之子仁不得其死皆以忤莽也而亦正以是受福紅陽之子丹首降世祖有功其子泓因得封而仁之子亦嗣爵二侯幸矣加於王涉王尋王邑輩遠矣。

問 漢之給事中侍中最爲要近然無定員而野處以爲宋時閣門宣贊祇候之流但漢多用士人爲之其信然與給事中侍中似非閣門諸吏比。

答 野處之言非也漢初侍中亦雜故賈誼至與鄧通同侍中而爲通所譖其後則大屬清流得參天子密勿不由尚書省白事故弱翁以此剪霍氏更生以此忤石菴是豈宋之閣門官所比然其中亦有差等如劉歆之爲常侍則不過校正文史耳。

問 百官表景帝五年安邱侯張毆為太常疑是張執

答 所糾是也漢之太常必以諸侯為之見野處容齋隨

筆中毆在漢書中有傳是安邱侯說之子然不嗣爵官

廷尉不官太常嗣爵者奴而執是奴子

問 用脩咎古今人表后夔一人而夔在上中后夔出於

下上豕韋與韋一人而豕韋在上下韋在上下范武子

與士會兩見計然即范蠡所著之書而兩見何其謬一

至此

答 是表之誤不僅於此而用脩所舉唯范武子一條果

是錯若其分夔與后夔蓋以九官之夔非左傳取豔妻

之后夔古人原有此說故分之而豕韋乃五伯中之豕

韋若韋則三葉之韋也分之甚是計然或曰計倪亦非
即范蠡也

問 漢高帝之八年楚元王之三年也律歷志中何以不

書漢年而反書楚年志中楚元之年凡三見

答 是必劉歆之文也蓋周歷之後有魯歷以魯紀年劉

氏為楚元之後故援其例而以楚紀年是雖以意度之

然觀志云魯緡公二十二年距楚元七十六歲則是以

楚歷接魯歷矣

問 律歷志曰漢高即位歲在大棗之東并二十六度鶉

首之六度故漢志曰歲在大棗名曰敦牂太歲在午不

知大棗是何分野

答大棣之名不見於十二分野鄭郭杜賈孔邢言分野無及之者但以漢高卽位之年在午考之史記天官書有云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在酉歲陰者太歲也卽所謂鶉首之六度也其云星者歲星也殆所謂大棣之東井二十六度也然則大棣卽壽星之垣而不知古人何以皆缺之蓋十二分野間多別名如元枵一名顓頊之虛大火一名闕伯之虛姬訾一名孟陬則壽星或亦一名大棣但祇見於此更無可考

問漢十九章之樂歌先生謂其篇次有錯是在三劉吳氏俱未之及願詳示之

答據言十九章中匡衡所更定二篇俱大可疑其曰匡衡奏罷鸞輅龍鱗更定天地之篇爲第八按鸞路龍鱗乃第七篇惟泰元詩中語匡氏奏罷之而更定之則天地之篇仍是第七也今列舊詩爲第七以更定者爲第八何也又曰匡衡奏罷黼黻周張更定日出入之篇爲第九按黼黻周張卽匡氏第八篇天地詩中語匡氏自更定之而又奏罷之而又更定之益可怪且果如此則日出入之詩亦仍是第七也今以爲第九是三詩實指一詩不滿十九章之數矣是必有脫落訛謬之失而今不可考

問郊祀志曰武帝移南嶽於霍山邢叔明爾雅疏所本也吳斗南力攻之然則孟堅於當代掌故豈亦有誤乎

答班氏此言本之史記然未覈霍山本一名衡山安得謂長沙之所移乎夫吳芮之王於江夏而國曰衡山蓋江夏本九江之所分故以天柱為望而名其國及三淮南之分封則得廬江豫章者國曰廬江得江夏者亦曰衡山是二衡山王者皆不在長沙而以九江之分地得名則霍山之一名衡山由來舊矣斗南欲攻班氏何不引二王之國以証之乎至於三代南嶽之祀或曰在天柱或曰在長沙若以大小較之似當以長沙之衡山為是特不可以天柱衡山之名為長沙所移者蓋漢家南嶽其在元封五年以前似原在天柱不在長沙何以知之志曰元鼎三年濟北王獻泰山而常山為郡然後五

嶽皆在天子之邦唯南嶽是九江之衡山故可云在天子之邦若在長沙則尚屬王國不得曰天子之邦也而以為元封五年所移可乎是皆班氏所未及檢吳氏亦所未及詳也

問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師古引應劭曰黎侯國也東郡黎縣師古又引孟康曰詩黎侯國也齊次風因以壺關之黎為商時之黎而東郡之黎為周時失國寓衛之黎是否

答商周之黎皆在壺關無二地黎為狄滅遂寓於衛水經注瓠河東有黎侯城是寓城非國也晉成公滅狄復立黎侯是明在潞國之旁無疑矣師古不能糾孟康之

誤而次風從而和之非也。

問 泰山郡之乘邱師古以為公敗宋師之地濟陰之乘氏又引應劭以為公敗宋師之地果孰是也。

答 是在杜氏左傳注了然蓋其曰魯地則明是泰山郡之乘邱若濟陰之乘氏則宋地矣道元於水經亦狐疑不止師古也。

問 鄆侯周縵蓋沛郡之鄆縣也史漢注皆音多而沈縵曰讀如字何也。

答 釋縵之考正史漢皆見之於水經注中甚有佳者如鄆字之音足發二千年之謬漢書周縵本傳引蘇林注鄆音多寒翻則固讀如字也史記周縵本傳亦引林注

但云音多則斷脫去下二字而史漢二侯表所引亦然漢志引孟康之言亦然水經注所引亦然則竟讀作多字矣然古小學書中無此音自丁氏集韻出添一條曰鄆音當何反則更無有疑之者矣釋縵扶其謬而發之問 蘭陵有二有東海郡之蘭陵有臨淮郡之蘭陵荀子所仕厚齋以為東海不知是吾

答 晉書地道記東海之蘭陵是魯次室邑是時魯尚未亡則荀子所仕當是臨淮

問 上谷郡潘縣前志續志晉志魏志並作潘顏師古音普半翻吾丈引梅澗先生曰據水經注潘當作漢大是異聞然考之今本水經亦作潘願吾丈審定

答師古所見諸史是唐本梅磻所見水經是宋本似未可以與師古爭然道元注水經則是六朝本又在師古之前矣今本水經灤水篇潘縣潘水皆潘字雖吳下所稱宋本亦然乃於河水篇河水過蒲阪下引帝王世紀曰舜都蒲阪或言都平陽及漢乃恍然曰是灤水篇之漢也古人言舜都廣寧廣寧在上谷乃知世紀之漢正諸史所誤爲潘者師古未之審也水經今亦無善本盡改灤爲潘而賴河水篇中尚存其一字然非梅磻之言亦何從蹤跡之斯眞所云一字足千金者也

問王氏漢藝文志疏証引唐氏曰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劉向言卿以宣王時游學

卽以宣王末年至年已百三十七矣宣王伐燕孟子在齊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按此何以解之

答太史公謂孟荀同時固未必然中壘以爲後百餘歲亦未必然蓋同時而又同居於齊不應一無問答而使其後百餘歲則已入秦人一統之世矣大抵孟子游齊當宣王荀子游齊當湣王據經典序錄子夏之詩三傳爲孟仲子仲子再傳爲荀子則時代可推矣

問陳餘雖棄將印不從入關而其在南皮尚以詩說降

章邯未爲愬然於諸侯者項王靳賞而遺之豈不悖乎
答項王之失非一不祇於陳餘也惟是陳餘棄將印仍有說降章邯之勛使其并辭三縣之封不受遊游燕齊

以終身庶幾魯連之遺矣。吾甚爲陳餘惜也。

問鍾離昧在項氏爲名將。然及其喪職。匿於韓信國中。而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斯言恐失之夸。果爾。昧何以不救項氏之亡。

答陳明卿嘗言之矣。漢何故以昧不敢擊楚乎。然當時辨士之言類如此。

問瑯琊王劉澤。呂嬖之婿。其封王。本不以正黨於產祿。是以齊王誘而留之。澤以計脫入關。文帝卽位。不降封。而反以大國酬之。何也。

答文帝長者。而卽位時。所舉定亂之賞。甚有私。蓋大臣本擬立齊王。而澤恨齊王之給之。故撓其事。文帝以是

得立。而澤遂得徙封燕。以報其功。不念其平日之黨於呂也。則朱虛東牟之見絀。固宜矣。雖然。絀朱虛。絀東牟。絀齊。并絀其功臣魏勃。而褒燕。褒齊。相召平之子。則固文帝之自爲謀也。至於平陽侯曹窋。曲周侯酈寄。皆有功而不加封。陸賈亦不封。不可曉也。豈諸臣皆朱虛所善。故同欲立齊王者與。

問漢書功臣表功狀。皆與史記同。獨王陵異。史記王陵功狀曰。以客從起豐。以廐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守豐。上東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及堅守豐。平雍侯漢表功狀曰。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藉以兵從。定天下。侯但史記王陵本傳。漢書王陵本傳。

皆與漢表功狀合而不與史表功狀合誰爲是者
答 王陵是自聚黨定南陽者未嘗從起豐未嘗從至霸
上未嘗爲漢守豐史表功狀之言皆謬但陵自定南陽
歸漢甚早而不從入關者蓋高祖畱以爲外援本傳以
爲不肯屬漢則又非也陵不屬漢何以能免張蒼於死
而次年高祖卽用其兵以迎太公非陵屬漢之明文乎
且陵母之賢一死以堅陵之從漢矣則謂陵不肯屬漢
高祖恨之其封獨晚非也蓋漢初功臣位次第一曰從
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三曰從定三秦而陵之功皆在此
三者之後又無秘策如陳平等則其晚宜矣故曰史表
誤然漢書亦非也

終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十

餘姚史夢蛟重校

諸史問目答董秉純

問 梁書劉之遴傳今本漢書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
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帙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
下在陳項前其次序以誰爲是

答 所謂古本者僞也外戚傳以元后傳與莽接有深意
焉則必無升在列傳首卷之理外戚傳不列於陳項之
上則諸王傳亦不次外戚也蓋陳項是羣雄其不爲諸
王屈也是史法也之遴妄信而仍之

問 樊噲破河間守軍於杠里河間在秦不列於三十六
郡之目是何守也

答秦之三十六郡無河間固明文也即令有之河間時已屬趙項章鉅鹿之軍隔於其間不得至中原也杠里一見於高紀再見於是傳注家雖不能確指其地然高紀由陽城至杠里由杠里至東郡成武是傳由成武出毫至杠里由杠里至開封則其地在梁周之間非河間之所部也是其為誤文不待言也以地按之或是三川守之軍則近之

問樊噲傳虜楚周將軍卒師古以為周殷先生非之必別有所見

答周殷是時守九江已以軍降漢會擊陽夏則此別是一人矣項氏諸將尚有周蘭

問東發先生謂鄧陸朱劉合傳之不倫是否

答誠哉是論但東發貶叔孫通似太過通晚年有爭易儲一大節雖前此為佞而在漢則不可與朱建並貶矣竊謂酈食其畫策守敖倉劉敬請都關中陸賈招降尉它三臣功皆大而隨何亦當增入為同列合之以叔孫通至朱建當黜之附辟陽傳中

問淮南王安傳言安以武帝一曰晏駕大臣必立膠東王不即常山王何也

答景帝十三王而出於王美人者此一王也王美人者王后之妹於武帝為從母之弟尤親故云

問蒯伍江息合傳亦似不倫

鮑林嘗言蒯伍只合附見於淮陰淮南二傳最是要之蒯生尚可伍則下矣江則更下矣息則無賴耳原不合作特傳

問直不疑傳將河間兵擊吳楚先生謂是擊趙何也

答河間是趙之分國是時趙方同反安得踰趙而東征誤也

問如淳以馮敬卽馮無擇子宋祁據功臣表曰非也而先生謂秦漢之間有二馮無擇疑亦有二馮敬願聞之以解如宋二說之紛

答秦本紀馮無擇是秦將軍馮敬是其子初仕魏王豹者也文帝時爲御史大夫者相去不遠故如淳有此言

功臣表別有漢將軍馮無擇呂氏之私人其子亦以呂氏誅宋祁之所本者此也而不知如淳所指是秦之馮無擇則祁誤矣惟是馮敬以御史大夫共廢淮南據百官表不詳其以後之事若如賈生語則是爲淮南所刺死所謂匕首已陷其胸者也淮南王長已廢誰爲之報仇刺殺敬者且刺殺三公非小事而絕不見於他傳尤可怪者馮奉世傳出自馮商之手詳序其先世乃但及無擇不及敬豈有以敬之位三公死國事而不一及之者故愚又轉疑別是一馮出自別望殆非馮無擇子也然則宋祁固誤如淳之說亦尚自可疑也若景帝時又有雁門太守馮敬死於匈奴則又是一人矣

問 史漢皆以爰晁合傳先生謂其失史法竊意是不過以其同爭七國事而合之耳非以其人同道也

答 晁錯雖以急切更張蒙謗殺身然其料七國則非過也爰盎直是小人之尤以私怨欲殺錯而使漢戕三公以謝過於逆藩即令七國之師可罷而流極之勢將使諸王成唐末鎮將之悖害國是何等其罪一也况又料事不明卒不能罷吳師其罪二也奉使不能結約計惟慷慨責吳楚一死以謝錯乃抱頭鼠竄辱國不一而足其罪三也幸而景帝護前得以不問不然盎亦族矣觀盎之生平巧詆絳侯面折申屠嘉相總欲掀大臣而奪之位故淮南王長之事亦勸文帝誅三公直是小人之

尤其引慎夫人席及爭梁王事不足以贖其大罪史法但當附見之晁錯傳中錯則功罪固自不相掩也

問 史記以張馮為一傳汲鄭為一傳漢書合之東發先生嘗謂汲鄭不應合傳矣不知張馮何如

答 汲長孺在漢時無倫輩鄭莊固不敢望况莊有引桑宏羊之罪乎張釋之是名臣而亦非汲之儕馮則并非張之比矣張可與田叔作合傳而馮附之汲當作專傳鄭應附韓安國兒寬一輩傳中大抵史記習氣但就一節紐合張晚年不用於景帝馮亦老困故合之汲鄭亦以其失勢後之寂寞

問 鄒陽上吳王書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劉仲馮曰青陽

吳地是否

答青陽卽長沙始皇詔書所云荆王請獻青陽以西是也仲馮誤矣

問史記竇田爲一傳附灌夫韓安國自爲一傳漢書合之是否

答史記固非漢書尤爲不合竇田薰猶相去遠甚竇本不以外戚得封自以七國時功而爭梁王爭栗太子其大節甚著在景帝時當與條侯作合傳晚節不善處進退之間自是無學術然安得謂之凶德而使與田蚡同列田蚡特豎子無一可稱晚有交通淮南之大逆只合黜之在外戚傳史公生平習氣喜道人盛衰榮枯之際

以自寫其不平而不論史法故以灌夫之故強合竇田爲一傳漢書則因韓大夫在東朝與議竇田之獄而并牽合之尤非也安國祇應與鄭莊輩合傳

問韓安國爲梁內史說長公主以免梁王於詭勝之禍見梁王傳亦見鄒陽傳而安國之傳則分爲二其說長公主乃爲中大夫時梁王僭用天子警蹕致帝怒事在詭勝入梁之前及安國免官復起爲內史詭勝殺袁盎致禍則安國不過勸王殺此二人而未嘗更用長公主之力也三傳相矛盾

答梁王用警蹕未嘗干景帝之怒及殺袁盎始得罪則是安國之勸殺詭勝復營救於長公主以免禍蓋是一

事其分爲二者誤也。

問長沙定王傳應劭注王以舞得益地信否。

答是妄言也。武陵桂陽並未嘗屬長沙而零陵至武帝

始置郡安得如劭所言。

問衛青冢象廬山師古無注廬山是何地之山。

答但以祁連山例之則是塞外之山胡梅磻曰揚雄所

謂填廬山之壑者也按匈奴中有奚符廬山見趙充國

傳。

問杜周爲執金吾治桑衛獄亭林先生謂衛太子獄在

周卒後四年桑大夫獄在周卒後十五年班生之謬一

至此乎。

答周爲金吾正是武帝作沉命法時當是以此見長而

至三公而史誤以桑衛之獄當之。

問戾太子傳以賓客多異端歸咎於博望苑之立蓋以

爲巫蠱張本也巫蠱旣是江充之誣則於戾太子何與

乎異端之說似乎成敗論人矣。

答戾園始終不見有賓客生事者其後起兵亦祇一石

德主謀石德謂之不學無術則可謂之異端則非也此

爲史臣之附會無疑通鑑載戾園處疑畏之中極其詳

悉乃知戾園固無過而武皇亦尚未失父道天降厄運

生一江充以禍之但通鑑此條絕不知其何所出攷異

中亦不及西京事除班書外唯褚先生補史記偶有異

同而荀紀則本班氏溫公不知采之何書大足改正班史而惜胡梅欄亦未嘗一攷及也

問 東方朔傳何其言之麗也

答 史漢皆喜於文字見奇詭而不論史法漢書校史記畧減然如司馬相如東方朔傳仍所不免以史法論朔之斥吾邱壘董偃戒侈奢其生平大節三者已足何得滑稽之娓娓乎其實文字亦不尚此穢語

問 班氏稱梅福繼嗣封事合乎大雅信耶

答 子真早犯王鳳晚逃王莽斯為孤飛之鴻而謂封二王之後足以得繼嗣則其言失之於愚成帝之荒淫豈以二王無後故絕嗣乎班氏稱之抑又愚矣

問 以霍光為霍叔苗裔得非附會

答 班氏如此謬語最多以韓增之貴盛為本於周烈以杜延年之貴盛為本於唐杜世祿以霍光為霍叔後可謂無恥之言褚少孫以為霍太山之靈生光可嗤一也
問 王貢合傳東發先生謂其不應次之四皓鄭嚴之後固已但王貢亦似不類於龔鮑而龔鮑尤不屑同羣於紀唐班氏合傳豈非大舛

答 王貢二人本異王之風節高而貢乃石顯之私人蓋

韋元成匡衡一流也但以彈冠一事合之則王受玷矣王宜自為傳移貢於韋匡傳中龔鮑合郭蔣薛方等為一傳紀唐但應附見莽傳中則得矣李杲堂先生嘗別

撰西京忠義傳四卷。首以王章、劉向、繼以何武、鮑宣、王安、辛氏三子、翟義、張元皆死莽者。又繼以彭宣、王崇、梅福、邴漢、陳咸、逢萌、龔勝、龔舍、孔休、薛方、郭欽、蔣詡、栗融、禽慶、向長、蘇章、蔡勳皆不仕莽者。而諸劉之死者并劉宣另爲一卷。其末卷則李業、王嘉、王皓、譙元皆不仕莽而其後死於公孫述。曹竟死於赤眉。足以補班氏之遺。翼奉勸遷都成周之說亦似不切時務。

問 答 奉乃術數之士。蓋見洛都之有王氣而有此言。而不知元成哀諸帝不足以當之也。所以術數之士未必竟無所知。然不足恃。向令是時果聽其言。庸足救西京之亡乎。

問 厚齋先生曰。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官戚之萌。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關雎之義。而不能止官寺之惡。義門謂魏不可與匡並論。然否。

答 魏匡自是截然二等。魏有得有失。匡則小人而已。漢人原無能以經術爲宰相者。魏亦安敢曰以易相乎。厚齋譏魏由許氏恩餘之臣。以自通。以致末流不能止宏石之惡。義門謂魏之由平恩。蓋以發霍氏之奸。未可深咎。其說亦是。但宣帝以刑餘爲周召。而魏無一言。則厚齋之責備固難免矣。義門雖欲爲之左袒。安可得乎。若匡又何譏焉。

問 王商史丹傳喜合傳先生議之願求其故。

魚尾書集 卷之十一
答王傳可合史不可合世但讀史丹本傳盛稱其擁戴成帝之功遂以爲賢者不知附會王鳳以排王商實皆史丹爲之魁也史高排蕭望之劉向於先丹排王商於後班史不能寫出此一層故史丹但宜入外戚傳

問 翟方進傳以翟氏之亡爲壞鴻隙陂之報其言近於附會然否

答 方進壞陂自是不合然以此爲其滅宗之所自則忠臣志士自此氣短非君子之言也方進生平極醜不應有此佳兒若以壞陂得此報則所以報之者反榮之矣總之班氏賤守節故於王章傳載其妻牛衣之語而未又述其合浦采珠之事甚陋李杲堂曰王章之妻庸人

遇班氏庸史而傳龔勝傳載老父天年之語亦害大道杲堂曰老父與草木同腐天年雖永何益至論翟義爲不量力尤悖

問 美新投閣或以爲谷永或以爲劉揚而以揚子年祇七十有一不逮天鳳五年是否

答 是皆愛莽大夫之甚而曲爲之脫者蓋揚子年四十餘而入京成帝方郊祀甘泉是永始四年也次年而王根秉政薦之是確鑿可據之文也由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年揚子以四十餘入京又三十年正七十一何年數之不符也今必欲諱其莽大夫之恥以爲不逮事莽乃自成帝建始元年數之則移揚子入京之歲

在二十年前自可從而爲之辭矣夫建始初元王鳳秉政非王根成帝並未祀甘泉揚子枯坐京師二十年以待王根之薦乎故爲揚子辨者不甚讀書而徒費此苦心也若谷永則死於王根之世有明文而又移而後之二千餘年之故鬼爲諸公顛倒壽算悲夫

問義縱以揚可爲亂民此事甚可傳

答酷吏傳中二人頗當洗雪郅都無一事不可傳只爲凌逼臨江王致死遂入酷吏義縱無一事不當死只有誅揚可宜入名臣論世者不可不知也

問史記貨殖傳詳及周秦貨殖諸公宜也班氏斷代爲史何以不去

答此先儒所已言者但頗不然班氏之文自傳首以至陶朱子貢等六人因及秦漢之制富家計然之畧通爲一篇是叙次貨殖之緣起非傳也至程鄭卓王孫始是本書之傳今本誤割裂之以六人皆各爲一傳則直與史記複矣非班氏本書之叙次也錢塘施太學廷樞善考古亦以予言爲然

問西河漕中叔以游俠爲王莽所惡捕之卒不能得斯其人殆非凡兒也

答游俠至宣无以後日衰日陋及臣君時樓護原涉之徒無足稱矣中叔得罪於莽始是何武鮑宣之客而又冥鴻遠去不爲甄哀等所羅織其本領甚高惜乎班氏

序之不詳要之足稱朱家劇孟後一男子

問據水經注丁姬墓不甚毀而史言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何也

答莽所最恨者傅后也元后所最恨者亦傅后也丁姬則無之故周棘者傅后之陵而丁姬得末滅不過取其太后之璽綬而已史槩言之誤矣

問丁明為大司馬與傅晏同時世無稱焉而先生進之何鮑諸貞臣之列願聞其說

答丁傅當時並稱其實擅權者傅氏而丁氏無聞焉細考之則丁明乃賢者史稱其為大司馬能任職與丞相王嘉善見其死而憐之又惡董賢而卒之為賢所排則

明之賢可知莽將篡國時明在侯國而莽殺之當時雖賢如傅喜尚不為莽所忌而獨忌明則明之賢可知蓋莽於丁傅二后惡傳不甚惡丁而於二后之族則惡丁反甚於惡傳可以知明之正色立朝矣愚序李氏西京忠義傳始表章之以補班氏之遺

問陳咸避莽事詳見於范史陳寶傳謂咸以莽未篡時已去尚書之任莽篡以掌冠大夫名之不應過鑑采之而莽傳則咸已在掌冠之任但不久而去其事不同

答范史所據者殆是陳寶家傳或推崇其先世而過美其詞恐是莽傳為得實如范史所言風節固極高即如莽傳亦不失為見幾補過之君子可以附之龔鮑之後

也

問何武公孫欲排莽於平帝之初互自相舉武竟死國而祿晚應莽之徵則庸人耳武之舉祿誤矣世而盛美

答二人欲排莽而互自相舉便自貽人口實只此可以見其無才即令爲大司馬亦不能辨莽也蓋何武是德優而才短若祿更不足言矣李杲堂曰高春餘景俯首僞庭內負宿心外慙良友名言也

問謝承後漢書豫章太守賈萌討王莽而死太平御覽引安成紀謂萌與安成侯張普爭地而死而莽傳則萌以九江連帥爲莽拒漢而死誰是

答恐是莽傳爲是倘如謝書則翟義之流矣莽之九江

卽漢之豫章而連帥卽太守也

問尉它之地自大庾而西奄有七郡蓋盡得南荒矣水經注亦載其以次子婿安陽因并其國安陽卽交趾也而先生以爲尉它祇得東粵之地稍及於西粵而此外非其所有願求所據

答水經注之事甚誣不足信蓋是時尚有蒼梧王趙光乃它弟則自蒼梧以西卽非它有是它尚未盡今東粵一省之疆域也而功臣表有南粵桂林監則它之地固有犬牙錯入西粵界中者矣它之地不過西至桂林而桂林以東尚有在蒼梧國中者安得并交趾日南九真而屬之乎蓋是時蒼梧以西號曰西甌別有國族它於

上漢文帝書中明言之。它特臣服之而已。非能并有其地也。且交趾是時國名西干。明見功臣表。不鄺侯黃同。以擊斬西干王功封。則交趾別自有王之明文矣。何嘗名曰安陽乎。漢平南粵。因以兵乘勢。并取諸國。故牽連叙之。而遂以爲是皆它之地。誤矣。

問。漢宣帝初。嚴延年劾霍光。厚齋困學紀聞引沙隨謂。延年女羅緡。爲昌邑王妻。生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爲嫌。先生以爲失言。按沙隨多學大儒。厚齋尤精於論古。而此事明見昌邑王傳。似無可疑者。何所見而以爲非也。願聞其說。

答。是時有二嚴延年。其劾霍光者。時爲侍御史。後爲太

守坐誅。漢書有傳。字次卿。其以女適賀者。乃執金吾也。見於漢書百官公卿表。字長孫。故昌邑王傳特稱其長孫之字以別之。二先生之多學。非後人敢竊議。而於此事。則失之。

問。荀氏漢紀。並無增加於班史之外者。獨文帝紀中言。韋孟嘗爲御史大夫。並不見於班史。韋賢傳敢問所出。答。此荀紀之妄也。百官表中。文帝四年。有御史大夫。意者。荀紀所誤。據與文帝時以庶寮至三公者。自馮敬始。前此皆功臣也。

問。說苑諸御已陳。楚莊王曰。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此別是一子家羈也。然莊王以前。楚安得有并陳之事。

答說苑中若此者不勝詰直不足詰陳何嘗有子家羈而莊王以前陳尚從齊於九合楚安得遽并之春秋唯陳之賢臣最少女叔原仲亦無甚事跡泄冶鄧元一死一去而鄧元亦不見於左傳今忽以子家羈為陳產中壘之移東接西漫無考証遂至於此

問陸賈新語今世所傳無完書漢志置之儒家則是可與荀况肩隨當必有說

答漢志儒家收得最雜如劉敬朱建皆在焉不但陸郎也但論衡引新書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順之為道此數語頗有儒者風今本無之

問七錄數九主以為勞君最上終以寄君其說不倫似非中壘之言然否

答以禹稷為勞君自足稱上然無為而治者將不更在上乎其言法君符俱無義以授君為禹之授益子噲之授子之尤背是何相比之不倫也張南漪曰秦隋二帝並勞君豈亦謂之上耶

問子華子世皆以為贗書而水心先生篤信是何說也
答水心講學雖不合於朱子然其卓然之見不可謂非魁儒至於極口稱子華子則好奇之過矣

問孔叅子世亦以為贗書然否
答不敢謂其為西京之書亦并不類東京之書然東發

先生有言其文筆雖卑弱而義理頗醇

問廣東新語以韓瑗爲粵產是否何以與本傳不合

答黃門之非粵產斷然無疑據宰相世系表其先在漢時居赭陽是楚產據本傳則唐時已爲三原人是秦產而黃門爲潁川公仲良之子卽襲其爵潁川爲後周三水伯褒之子當宇文時五嶠阻隔安得粵人北仕者然則何以有此傳聞也由黃門得罪之後謫其子孫於廣州意者後人畱居嶺外遂以成訛也

問安成侯竇充是漢文帝竇后父遷固皆失其名乃見於唐史而別乘以爲竇消不亦妄乎

答遷固皆不志竇侯之名自是無考若唐史則一見於

宰相世系表再見於竇建德傳此本之竇氏世譜而不足爲據按決錄志竇長君之名爲建而不及其父使有可攷則決錄不應遺之矣唐人早已造竇侯之名而宋之圖經又別爲之則甚矣其不學也

問韓氏宰相世系表四人瑗爲一族休滉父子爲一族宏爲一族祇應三表而今有四何也

答是歐公之誤也退之一支其家無作宰相者而今亦入之故有四篇宰相世系表之誤甚多如劉氏則失去幽求之世系而韓氏不應有愈之世系又官爵名字多出六朝譜系之造作蓋不可以縷陳也

問五代史鄭遨傳遨故與李振善後振仕梁貴顯欲祿

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按李振傳無南竄事

答據振傳在唐時嘗自金吾將軍出為台州刺史非以罪竄特是左遷然亦未嘗之任而即以其時去投梁今云仕梁之後嘗南竄則謬也

問伊洛淵源錄以范正獻公淳夫為程子弟子朱子亦疑之而仍存之先生始言其決非程門何所據

答以淳夫為程門本於鮮于綽然淳夫集中絕無可證淳夫但於溫公稱門生伊川則未之聞也其薦程子疏並不言是師弟而陳默堂集有答淳夫後人書曰以某所聞於龜山乃知先給事之學與程門無不同觀此言

則非師弟可知矣

問淳夫之謚宋史不見未知定於何時

答淳夫謚見於魏鶴山集當是乾淳中所賜元城先生謚亦在此時紫薇言淳夫為人極肖婦翁呂申公而身後之謚與之同想當時議謚者亦采紫薇此段公案也

問退之謂荀揚為大醇若是班乎抑其中又有差也

答荀子醇疵相間然不可謂非孟子而下一人故史記孟荀列傳可謂有見揚子之學出於老氏其源流本各殊而粉飾之以孔氏故荀子之參差於孟子自是其病而正亦是其本色所在不肯附會揚子摹擬諸經乃是其摹擬司馬相如作賦之餘技其中無得蓋揚子之學

其於老氏亦淺須知得老子之道者漢初莫如張良是以老氏之學成經濟次之則汲黯是以老氏之學成氣節又次之則東陵侯蓋公之徒是以老氏之學善其進退存亡於一身最下斯爲揚子其流極便是馮道何可與荀子爭軒輊也

經史問答卷十終

